



2017
10月下
STORIES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

# 秋风送爽 故事流金

2018年《故事会》线上订阅服务，详情请见封三

# 征服爱情的女孩






编完这期稿件，我忽然想起一则外国民间童话，叫做《高傲的王子》。

童话里，一个罗马商人的女儿偶然见到了波斯王子的画像，王子非常英俊，脸上遮着七层面纱。女孩爱上了王子，并且得了相思病。商人不忍心看女儿痛苦，便想办法把女儿的画像送到了王后手里，恳求王子看一看。

王子非常高傲，一眼也不肯看。听说女孩每天以泪洗面，他就说给她七条手绢去擦眼泪；又听说女孩要为了他自杀，他拿出一把小刀说："让她自杀好了。"

商人把这些残酷的回答转告给女儿，女孩沉默了一会儿，说："给我一匹马，一袋钱，我要去闯世界。"

一路上，女孩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帮助了很多人，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爱慕，但她从不停下脚步。最后，一位老妇人得知女孩要去找高傲的王子，就送给了她一根魔杖，说这根魔杖能够满足她的一切要求。

女孩并没有直接要求王子爱上她，而是让魔杖造出一座高大的宫殿，就在高傲王子的宫殿对面。第二天清晨，王子惊讶地发现对面出现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还有个美丽的女孩站在里面。为了看清她，高傲的王子揭去了第一层面纱，并让仆人拿着最漂亮的手镯代自己去求婚。

女孩见了，却说："把这对手镯拿去挂在我的门上，那里正缺两个门环。"然后赶走了仆人。就这样，连续六天，王子每天都揭开一层面纱，并送上最珍贵的宝物向女孩求婚，但女孩不为所动。直到第七天，王子揭开脸上最后一层面纱，两人终于面对面坦诚相见，女孩答应了王子的求婚。

在爱情面前，女孩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并且以平等的方式得到了对方的爱。

为什么会想起这则童话呢？因为这一期的作品里，有好几篇都和爱情有关，让人或唏嘘感叹，或击节赞赏。是的，真正的、平等的爱情不会从天而降、信手拈来，而只会存在于筚路蓝缕、自强自立之中。

（插图：丁德武）

# 641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10月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2017年10月
下半月刊·绿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
本期责任编辑　王　琦
电子邮箱　wangqi_8656@126.com
发稿编辑
朱　虹　刘雁君　赵媛佳
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　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号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元

## 真汉子

一群美国人在森林里探险，一头熊突然蹿了出来，美国人狂奔逃命，熊紧追不舍。路上，美国人踢倒了几个俄罗斯人的帐篷，俄罗斯人哪肯放过他们，把美国人狠狠地修理了一通。

事后，一个俄罗斯人说：“刚才那帮美国佬太娘娘腔了。”

另一个答道：“不，有个穿毛皮大衣的还算是条汉子。”

（赵　越）






（本栏插图：包丰一）

## 不是我撞的

一个女士自驾游到了希腊，她请路人帮她和一处古迹合个影，那是一根倒在地上的石柱。

摆好姿势，女士突然想起了什么，大声说：“千万别把汽车拍进去！不然我丈夫一定会说是我把柱子给撞倒的。”

（如　韵）

## 帮　忙

李大爷养了一只哈士奇，到哪里都牵着，说狗通人性，帮了自己很多忙。

这天，李大爷去晨练，结果被几个老头给抬了回来。老伴见到吓了一大跳，忙问：“老头子，你这是怎么了？”

李大爷苦笑着说：“嗨，都怪咱家的哈士奇太通人性了。我练一字马，总压不下去，它在一边替我着急，猛地跳上我的大腿帮我压了下去……”

（史志鹏）

## 等一下

一个女士下了出租车，司机正要开车，只见她火急火燎地跑回来说：“等一下！我的包忘拿了！”司机把包递给她后，刚开出几米远，不料她又追上来说：“等一下等一下！我的行李还在后备厢里！”

等那个女士拿了行李离开，司机终于松了口气。这时，坐在后排的小女孩说：“叔叔，能再等一下吗？妈妈马上就会发现我不见了。”

（潘光贤）

## 高明技巧

汤姆和吉姆是两个小偷，这天他们进了一家巧克力店，汤姆偷拿了三块巧克力藏到口袋里，嘲笑吉姆什么也没捞着。吉姆说：“我们再回去一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高明的技巧。”

回到店里，吉姆跟售货员说：“你好！我是魔术师，给你表演一个魔术。请拿三块巧克力给我。”

吉姆接过售货员递给他的三块巧克力，一块接一块地吃掉了。

售货员睁大眼睛看着，有些不安地说：“我倒要看看你从哪里把巧克力变回来！”

吉姆说：“去翻翻我朋友的口袋。”

（隐身白鸽）

## 刮蛋糕

阿丽去参加同事的生日聚会，结束后，生日蛋糕还剩下半个，同事知道阿丽的儿子最爱吃蛋糕，就让她带回去。一路上，阿丽小心提着蛋糕盒，可公交车非常颠簸，蛋糕还是被颠得七零八落。到家后，阿丽对儿子说：“样子不好了，凑合着吃吧。”

儿子朝盒子里看了看，疑惑地问：“妈妈，你把大家抹到脸上的蛋糕都刮下来了吗？”

（稻草人）



## 稳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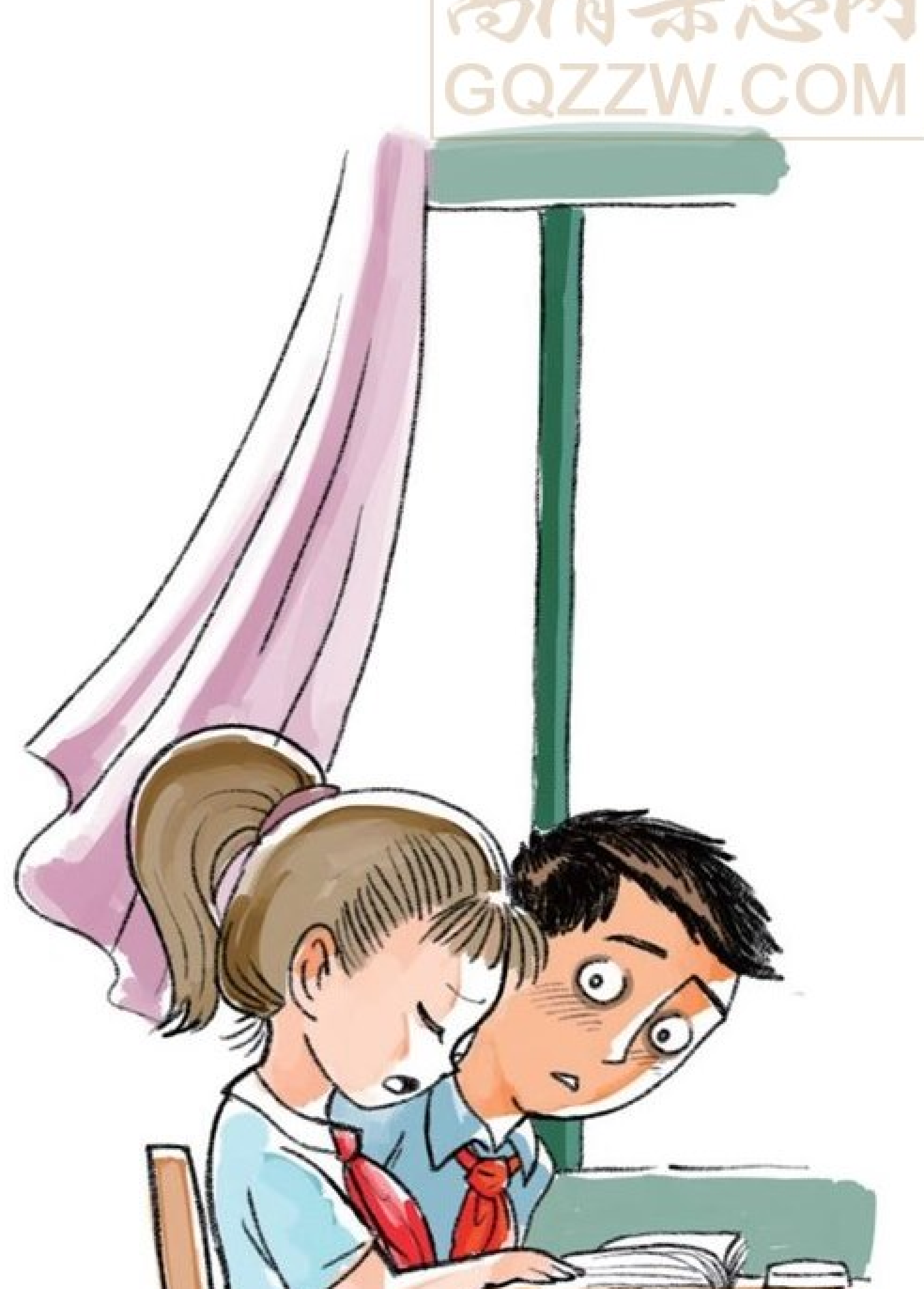
小明和小红是同桌，这天，小明偷偷地亲了一下小红的脸蛋儿。

小红也不躲闪，也不生气，只是冷冷地说：“请你稳重一点好吗？”

小明愣了一下，接着红着脸点了点头，又重重地亲了小红一口。

（月月鸟）





## 睡不着

晚上，老公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婆问他：“怎么了？”

老公说：“今天老板请我们喝咖啡了。”

老婆白了他一眼：“明明知道喝了咖啡睡不着，你干吗还喝？”

老公叹了口气，说：“不要钱的咖啡，不喝一样睡不着。”

（田龙华）

## 做　饭

大刚结婚前，总听那些哥们说，婚后千万别让媳妇知道你会做饭，否则以后基本都是你做饭了。

所以结婚第二天，大刚就跟媳妇说自己不会做饭。

结果媳妇一巴掌就扇了过来，大吼道：“你不会做饭？你一个厨子不会做饭？”（卧　龙）

## 昵　称

小沈和小李是同事，小沈总觉得领导偏心小李，比如领导叫小李为“李子”，很亲切，而总是叫她“小沈”，不冷不热。

一天，小沈忍不住跟朋友说了这事，不料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你想多了！你见过哪个领导追着女下属叫‘婶子’的？”（佳　佳）



## 答应他

语文老师是个美女，体育老师正苦苦地追求她，这事儿学生们都知道了。

一次课间，他俩在校园并肩而行，同学们起哄一齐喊："答应他！答应他！"

接下来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走进教室说："刚才，语文老师向我提出，这学期余下的体育课都改上语文课，看大家都这么热情，我就没有拒绝……"

（心香一瓣）

## 商务舱

一个男人要乘飞机，他买了经济舱的机票，但坚决要求坐第一排。

上了飞机，男人如愿坐在经济舱的第一排，然后把脚伸到商务舱，觉得享受到了额外的待遇。

不一会儿，空姐过来说："这位先生，如果你实在想坐商务舱，可以穿上鞋到商务舱最后一排去，那里刚空出来一个座位。"

男人高兴之余，问道："那座位上的人呢？"

空姐说："被你的臭脚熏到头等舱去了！"

（紫荷心雨）

## 不能浪费

有个吝啬鬼和两个朋友一起喝酒，一只苍蝇飞进了吝啬鬼的酒杯。

一个朋友提议道："把酒倒掉吧，再重新来一杯。"

另一个朋友摇摇头说："那样太浪费了，不如把苍蝇捞出来，接着喝。"

没想到，吝啬鬼把苍蝇从酒杯里捞出来，捏住怒道："你把酒给我吐出来！"

（雷斯特）



本栏目欢迎来稿。如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wangqi_8656@126.com。





# 借你小命打个赌

相忘江湖

有人打起赌来真厉害，啥都能赌，连人命也能借来赌一把，那结果到底如何呢？

一个年轻人忧心忡忡地站在楼顶，隔一会儿向楼下看两眼。大清早街上没啥人，他也没引起谁的注意。年轻人正徘徊着呢，身后的铁门一响，楼顶上又多了俩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

年轻人警惕地打量着二人，只见他俩哈欠连天，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心里略微放松了一点。

胖子伸了个懒腰，对瘦子说道："白和你磨了一晚上手指头，没分出胜负，连顿酒都没赢出来。"

瘦子轻蔑地一笑："你还敢吹嘘自己是小区赌王不？连我都赢不了！"

胖子被激怒了："嘿，让着你心里没数是不？敢不敢再和我赌一次？"

瘦子不甘示弱："谁怕谁呀，你说赌啥吧！"

胖子摸摸口袋，也没掏出什么东西来，他抬起头，忽然指着年轻人说道："咱俩就拿他打赌！"

"怎么赌？"瘦子问道。

胖子想了想说："就赌他会不



会跳楼，我赌他会跳！”

瘦子道：“人家都站在那儿了，当然会跳，换个赌法！”

胖子问：“换啥？”

“咱就赌他跳下去能不能摔死，我赌能摔死。”瘦子接着说道，“这是七楼，命大的掉下去也不见得就能摔死，我一个邻居从七楼跳下去了，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三年了，可苦了他老娘，七十多岁的人还得伺候他。”

胖子想了想说：“好，我就赌他摔不死。谁输了谁买一斤猪头肉，外加一瓶老白干！”

两个人拉钩上吊，达成了一致，转过头来看着年轻人说：“你跳吧，我们等着呢！”

年轻人气冲冲地说道：“没见过你们这么缺德的，拿人命打赌，还有没有点人性！我一条命就值一斤猪头肉？”

胖子冷笑道：“要不是我们打赌，你死了连一斤猪头肉都不值！”

年轻人瞪着眼睛怒视他们半天，忽然笑了：“哈哈，差点上当了，原来你们是故意激将，阻止我自杀呀！”

两人一愣，对视一眼，同时冲过来抱着年轻人往后拖。

年轻人慌忙说道：“两位大哥，快放手，你们看这是什么！”

两人这才发现，年轻人身上绑着一条缓降带，而缓降带的另一头牢牢拴在一个供消防员固定缓降装置的铁环上。

年轻人哭笑不得地说道：“老乡介绍我做蜘蛛人，擦大楼的外墙玻璃，可我有恐高症，这不，就想来适应一下嘛，谁想自杀了！”

胖子和瘦子面面相觑，尴尬地摸着脑袋。年轻人的眼眶忽然红了，深深地给两个人鞠了一躬：“谢谢两位大哥，有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就算悬在半空我也不那么害怕了。”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孙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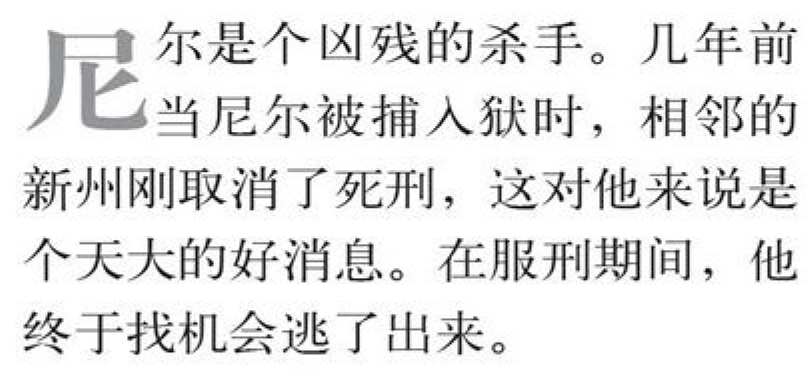




# 在劫难逃

■贾　萌





尼尔是个凶残的杀手。几年前当尼尔被捕入狱时，相邻的新州刚取消了死刑，这对他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在服刑期间，他终于找机会逃了出来。

尼尔在监狱附近的小镇上躲藏了好几天，现在他已经溜到了小镇的边缘地带，这里伫立着镇上最后几排农舍，后面就是通往边境荒原的必经之路，只要穿过那片一望无际的荒原，他就彻底自由了。

眼前一栋孤零零的小阁楼吸引了尼尔的注意，狭小的院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尼尔眼前一亮，这正是他此刻最需要的东西。

这时，一个瘦小的老太婆打着灯走出院子。她大概以为是家人回来了，嘟囔着直冲车走来。尼尔无路可退，只能慢慢朝老太婆走上去，想等她一叫嚷就下手把她掐死。

但老太婆费劲地看了他一会儿，脸上只露出一片茫然的神情，她问道："唔，你来找谁？"

尼尔从帽檐下盯紧老太婆，沉下声说："我从市区过来，是个探险爱好者。"此时灯光就映在尼尔狠毒的脸上，可老太婆似乎老眼昏花，她"噢"了一声，说老头子出门了，亲热地让他进屋来暖暖身子。

尼尔有点犹豫，但他想先填饱肚子再去荒原也不迟，也许还能顺便把车钥匙骗到手，于是跟着老太婆进了屋。

屋里非常暖和，老太婆端出了奶酪面包和一大壶喷香的热茶来招

待他。尽管尼尔早就饥肠辘辘，但他还是把食物搁在嘴边，谨慎地等着老太婆先吃。

老太婆把一片面包放进瘪嘴里，一边就着热茶吞咽，一边喷着口水向尼尔唠叨起那些陈年旧事。看来食物很安全，尼尔放下戒备，把热茶大口大口地灌进了喉咙。

这时壁橱上的收音机里又开始插播对逃犯的通缉令，并提醒说逃犯额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尼尔不由得浑身一颤：吃饱喝足后，他觉得热了，不知不觉间把帽檐推到了额头上，疤痕几乎全部露了出来！

他屏住呼吸，试探地说："据说有个逃犯流窜到了这里，是个高大的男人，身材跟我差不多。"他想着，只要老太婆露出一点惊恐之色，就立即送她上西天。

但老太婆只是看着他眨巴了两下眼睛，摇摇头说："收音机里播过，那个人年纪不大，但你看起来可有点苍老呢……"然后她耷拉下眼皮，继续絮叨起来。

尼尔不禁有点得意，幸亏他足够谨慎，早就用泥灰在脸上抹了些皱纹。这时，老太婆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刚才你好像在看门口那辆车？"

尼尔连忙接上话茬，谎称自己要连夜去荒原跟几个遇险的探险队员会合，想向老太借那辆车一用。这个理由有点可疑，但老太婆和善地点了点头，转身去壁橱抽屉中翻找车钥匙。

尼尔瞥见，抽屉里就放着一瓶安眠药和一支防卫小手枪，乌黑的枪管在杂物下若隐若现。老太婆却没有拿起其中任何一样的念头，她一边专心翻找，一边嘟囔道："对了，你有没有夜晚穿越荒原的经验？那荒原里还有积雪呢！"

尼尔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确实是他未曾预料到的。"找到了！"老太婆高兴地说，把车钥匙交给了尼尔。

两人来到院门口，老太婆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的车，一张老脸心疼地扭成一团，但最终她还是拍了拍饱满的车胎，下定决心似的说："我的老头子刚给它检修过，一定能让你顺利穿越荒原！"

尼尔按捺着激动将吉普车里外检查了一遍，这辆车虽然不新，但胎气饱满，动力强劲，油箱也加满了。确认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后，他跳上车，一脚踩下了油门。

尼尔本打算杀了老太婆灭口，但此时显然没必要再自找麻烦。就算这糟老婆子忽然醒悟过来去报





警，等那帮警察赶来时，他也早就消失在了茫茫荒原上。

“真是个老蠢货！”尼尔探出头，朝车后狠狠啐了口唾沫。老太婆依然在咧嘴笑着，一直看着尼尔绝尘而去。

第二天黄昏，新闻里播报了逃犯尼尔已于夜间死亡的最新消息，他死时就躺在那辆吉普车里。当晚，警察们走进老太婆的阁楼进行调查。

老太婆一脸惊讶，对警察诉说道：“我想他一定是个遇到困难的正直年轻人，就请他进来暖和暖和，还把我的车借给了他。谁知道他居然是个逃犯！”

“也就是说您丝毫没发觉他就是尼尔，因此才没报警？可是据我所知，他的化妆术并不高明！”

她皱了皱眉头，坚定地回答：“没有。我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否则我就不会用珍藏的高级草籽茶来招待他，还热情地把他送出家门！我可没必要对一个魔鬼这么好心，您说呢？”

警官不由得点了点头，这位老小姐虽然性格有点孤僻，但是为人慷慨正派，在小镇上一直颇受尊重。

过了一会儿，警员把调查结果递到了警官手中：吉普车性能良好，安眠药和手枪都没有使用过，食物安全，地面遗留的车辙和脚印也与她的描述完全相符。

老太婆问：“警官，你们以为我杀了他？”

警官如实相告：“不……事实上他在荒原积雪里陷车了，密闭制热，又睡了过去，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老太婆轻声地惊呼了一下：“都怪我老糊涂了！忘记提醒他一句，过雪地前要把车胎放放气，这里人人都知道，气太足了肯定会陷车……”

详尽的调查结束后，警官说：“女士，从所有证据来看，我想他的确是意外死亡。”

等警察们都走了，老太婆关上院门，转身进了屋。她打开壁橱抽屉，从夹层中抽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纸索命悬赏，是由某个受害人家属发出的，黑道信差将它寄给了一个久负盛名的神秘杀手。谁能想得到，神秘杀手的真实身份竟是这样一个老太婆？而按照惯例，制造意外死亡酬金翻倍，这是给予最精明杀手的额外奖赏。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孙小片）






# 神医

■ 章理申

古时候有两大名医：江南李昆仑，江北王迁宇。

一日，有个秀才来找李昆仑，秀才刚刚中举，喜极而癫，狂笑不止。李昆仑说：“你的病没救了！不过你可以去找江北王迁宇，叫他再给你看看。”说完，他给秀才一封信，让他交给王迁宇。

几日后，秀才到了江北，没想到自己的病好了。他把信交给王迁宇，王迁宇见信中写道：这位秀才中举，高兴发疯，心孔张开，合不起来，无药可治。我说他死到临头，让他心存恐惧，心孔就会自动闭合，到你这里病就好了。

王迁宇看完信，心想：真是神医呀！这招儿恐怕我到死也想不出来的呀！从此，他心里就有了一个疙瘩，渐渐抑郁成病，直至病入膏肓。王夫人就叫管家快马加鞭去江南请李昆仑。

李昆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王迁宇家，他把了把脉说：“只要贴一副膏药，王兄即可痊愈。”说完，他从药箱里取出膏药，给王迁宇贴上，便告辞走了。

待李昆仑一走，王迁宇对夫人说：“夫人，李神医说的膏药贴在哪里了呀？我摸来摸去总找不着。”

王夫人左看右看说：“哟，膏药贴在太师椅背上了。”

王迁宇挣扎着坐起来，说：“什么？太师椅背上？李昆仑哪！你真枉称名医，殊不知膏药要贴在肌肤上才有效哇！”说完，他哈哈大笑。

大笑过后，王迁宇的病不治而愈。

（推荐者：奕　萍）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孙小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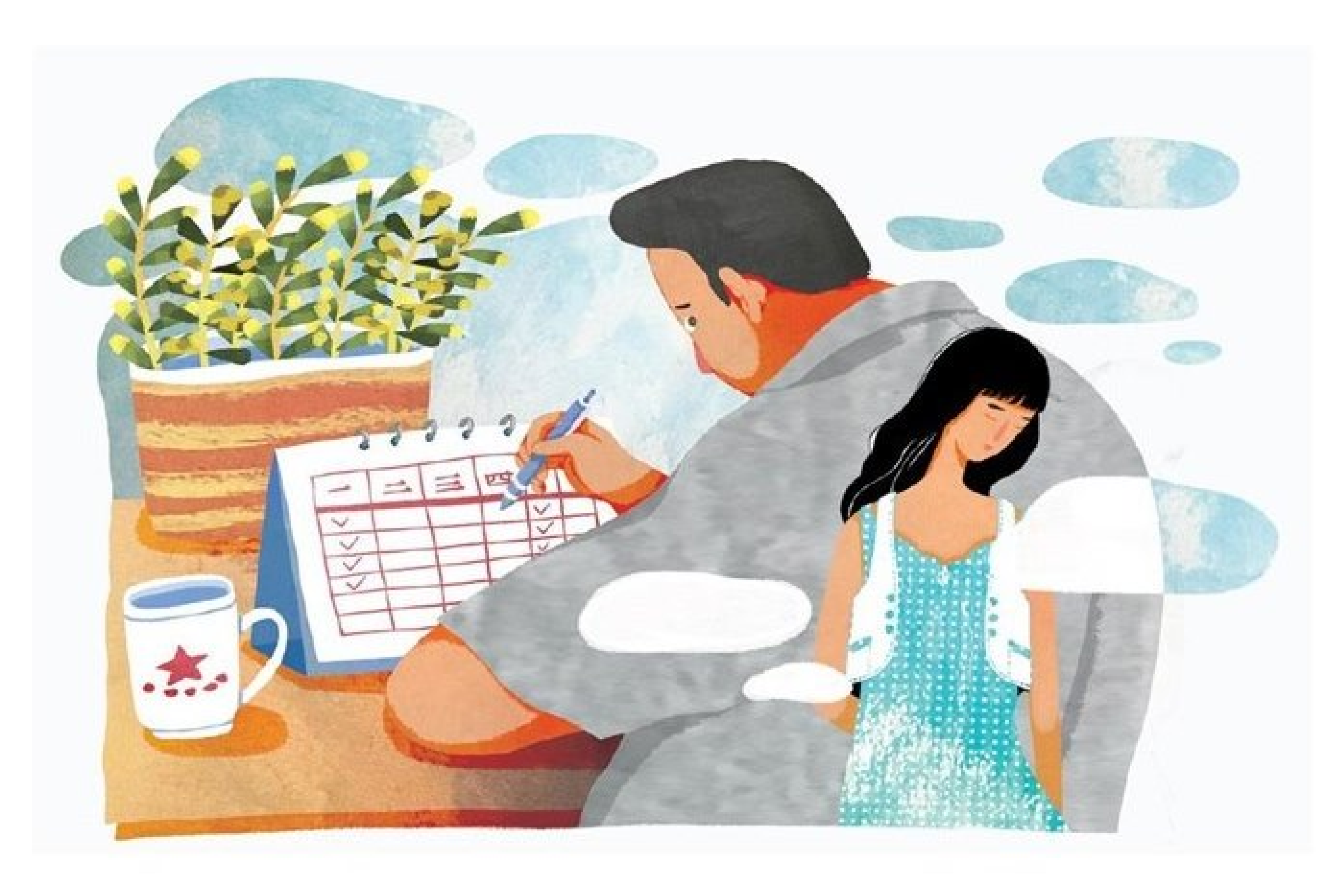




"香水女孩"不仅爱喷香水，喷香水的日子还非常有规律，这背后有什么玄机？

# 香水女孩

■徐 洋




小唐最近到一家新公司上班，他听说公司里有个"香水女孩"，名叫小玉，上班时经常香气袭人，满楼道都是香味。



这天是周一，小唐在公司楼道里邂逅了小玉，对方果然香气逼人，还友好地朝小唐笑了笑。小唐是个很细心的小伙子，时间一长，他发现小玉也不是每天都会喷香水，而是有固定规律的，她会严格控制在每周一和周五，其他日子就从来没喷过。

小唐心想，这个漂亮女孩为什么每周选择这两天喷香水呢？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吗？随后，小唐对公司里周一和周五的情况进行了观察和分析。每到周一，那个又矮又胖的集团董事长会来公司露个面，至于周五嘛，那个麻秆一样的公司总经理会召集大家开例会。

怪不得呢，原来这个小玉是目标明确直奔主题呀，喷香水就是为了勾引公司高层！小唐不由得对她心怀芥蒂，别人越是夸奖小玉的工作和为人，小唐越觉得她是个诡计多端的坏女人，不能轻易接近。

可世事难料，小唐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公司里的热心人刘

姐要给他介绍对象，而女方不是别人，正是让他讨厌的小玉。小唐自然不肯答应，可刘姐死缠烂打，非让小唐接触一下不可 ：“傻小子，小玉姑娘是看上你了才让我来找你的，人家姑娘品行端正，你还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姑娘？”

小唐把心一横，决定和对方见上一面，当面损损这个阴险的女孩。小唐有意让约会时间避开了周一和周五。这天，他们来到咖啡厅，找了个角落面对面坐下来，小唐特意用鼻子闻闻，果然没有一点香水的味道，可见她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意思。小唐先发制人 ：“是你主动让刘姐来找我的吗？”小玉面带羞涩地点了点头。

小唐冷冷地问 ：“你看上我什么了？”“人好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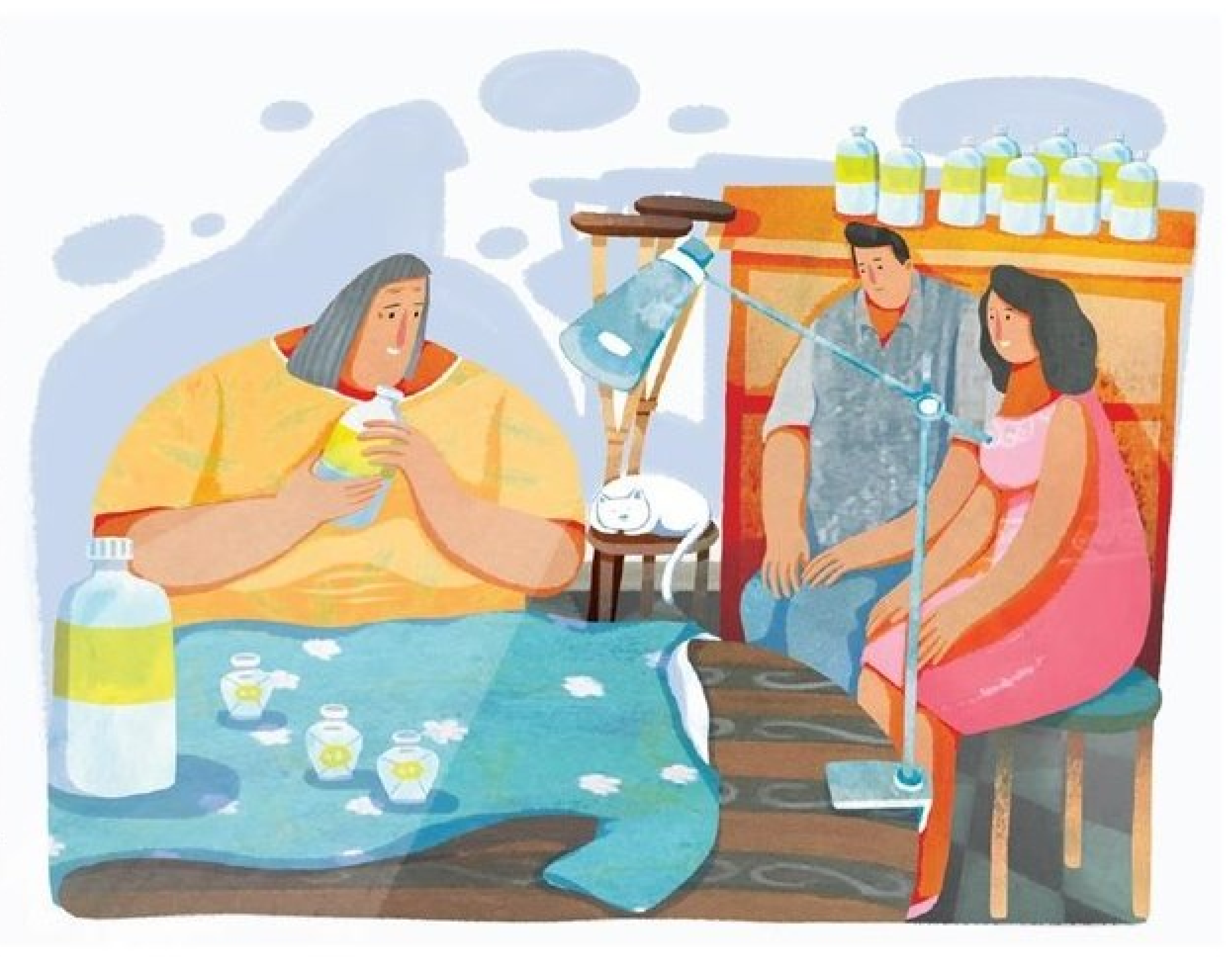
小唐略带挖苦地说 ：“在你心里，恋爱和升官发财哪个更重要？”小玉不假思索地回答 ：“如果恋爱不重要，今天我就不会请假来和你约会了。”

小唐脑子里立刻假想出小玉对领导献殷勤的画面，他摇了摇头，半晌说了句 ：“撒谎！你这种心怀鬼胎的女人比江洋大盗更可耻！”说完，他不顾一旁惊呆的小玉，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刘姐来问小唐离开的原因，小唐再也忍不住了，把他对小玉的观察和看法一股脑儿地倒给了刘姐，最后恶狠狠地说 ：“我平生最看不起的就是靠外表来换取利益的女人，我宁愿找个相貌平平的善良姑娘，也不愿对这种女人多看一眼！”

刘姐听完一愣 ：“能有这事？那……那我了解一番再说吧。”

这天，晚饭刚过，刘姐又来找小唐了，她拉起小唐就走 ：“啥也别问，你跟我来。”很快，他们来到了一栋老旧的楼房前，进了一户





人家，只见屋子里陈设简陋，一位大妈正就着灯光摆弄一堆瓶子呢。小唐突然有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至于是什么感觉，他一时也说不上来。

寒暄过后，刘姐对大妈说："大妈，您忙您的，我们只是路过进来坐坐的。"

大妈点点头，继续做着手头的活儿，只见她把大瓶子里的香水，小心翼翼地分装在小瓶子里，拧上盖子，排放整齐。

这时，刘姐问道："大妈，您为什么晚上还干活呀？"

大妈说："我们公司的生产基地在外地，一般都是白天拉货，晚上分装。"

刘姐又问："那您每天都这么干一晚上吗？"

大妈笑着说："我倒是想每天都能这样干，可是公司没那么多活儿，只有周日和周四才能轮到我领活儿，残疾姐妹们很多，我不能一个人独占，其他日子，得给她们分点活儿。"

听大妈这么一说，小唐才发现原来她是个下肢有残缺的人，看到这么大年纪的老人这会儿还在工作，小唐不禁有些心酸。可他还是弄不明白，刘姐为什么要领自己来这里。

这时，只见刘姐上前摸着瓶子下面垫着的一件衣服问："大妈，您为什么不找块破布铺上，而要把好好的衣服垫在下面呢？"

大妈咧着嘴笑开了，说："也不怕你们见笑了，我觉得这东西老贵老贵的，洒在其他地方就浪费了，我把小妮子的衣服垫在下面，这不就省得她去买了……"

刘姐看了小唐一眼，接着大妈的话说："我说小妮子身上怎么经常会有香水味呢！"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小唐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一定是小玉的家，自己之所以有熟悉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满屋子的香水味道。而她之所以只有周一和周五身上才有香水味，那也是因为她妈妈接活儿的关系。

小唐越想越内疚，对人的看法，若仅凭表面的东西，是多么靠不住呀……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孙小片）

**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王　琦：wangqi_8656@126.com

刘雁君：nina_lyj@sina.com

赵媛佳：babyfuji@126.com






# 一张银行卡

□傻　雀

小妍的妈妈去世早，爸爸十几年来又当爹又当妈，把女儿拉扯大，父女俩感情很好。

最近，小妍恋爱了，她第一时间把消息分享给了爸爸。爸爸很高兴，提出让男朋友周末来家里吃饭，小妍答应了。

周六这天，小妍的男朋友张洲登门了，提着一大盒精装水果，一进门就寒暄说："伯父，第一次见面，我也不知道买什么好。小妍爱吃水果，我就买了盒山竹，给你们尝尝鲜。"小妍忍不住惊呼道："呀，山竹可是很贵的！你买这一大盒要多少钱？"张洲嗔怪般地对小妍说："一点心意，什么钱不钱的。"接着又不经意说了一句，"就百来块钱而已。"小妍听了，甜蜜地挽住张洲的胳膊进了门。

等张洲一走，小妍便迫不及待地问爸爸："你觉得他怎么样？人不错吧？"爸爸含糊地点点头，欲言又止，最后却什么也没说。

这天，小妍突然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一头栽在床上大哭起来。原来，张洲被公司调往省城任职，临走前向小妍提出了分手，说是不想异地恋。

爸爸却说："分了也好，反正那小子华而不实。"

原来，上次张洲拎的那盒山竹，被小妍爸爸看出了端倪：市面上的山竹昂贵不假，但那是皮薄个大的油山竹；而张洲买的品种叫娃娃山








竹，个小皮厚，肉少籽多，价格也便宜一大半，绝对没有张洲所说的百来块。

小妍爸爸当时就觉得张洲如此没诚意，对女儿也不会真心，但他知道仅凭一盒山竹还没法说服女儿，正一筹莫展，张洲居然主动提了分手，算是帮了他的忙。

见女儿半信半疑，爸爸语重心长道："一个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是根本不会把你放在心上的。"

然而，小妍难以走出失恋的阴影，整天闭门不出。可是突然有一天，小妍拖着行李箱就要出门。

爸爸吃惊不小，忙问："你要去哪儿？"小妍支吾半天，还是说了实话，她要去省城找张洲。原来，失恋后的小妍仍然对张洲无法忘怀，前段时间她鼓起勇气联系张洲，说愿意去省城陪伴他，张洲说那你来吧。于是小妍悄悄辞了职，又订好了机票……

爸爸听得目瞪口呆，想了想问道："你的机票钱谁付的？"

小妍说当然是我自己啊，爸爸一听差点没背过气去："你为了他连工作都辞了，他却连张机票钱都不肯出！像话吗？"

"他会照顾我的。爸，我只想为爱情勇敢一次！"小妍说着，拎起行李箱就要往外走。

爸爸急了，拉住箱子不让走。父女俩吵了起来，小妍不停地看表，最后竟然撇下箱子，径直往楼下冲。

爸爸在后面大喝一声："小妍，你要是走了，从此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小妍闻言停了下来，最终还是一跺脚走了。到了机场，她正坐在候机大厅里抹眼泪，想不到爸爸也满头大汗提着箱子赶来了。

爸爸把箱子往小妍面前一放，又掏出一张银行卡塞进女儿挎包里，瓮声瓮气说了句："密码是你的生日，照顾好自己。"说完，他扭头就走。

小妍望着爸爸有些蹒跚的背影，鼻子又酸了，眼眶又湿了，而这次的眼泪却是因为不舍。她真想冲上去说不走了，可最后还是狠狠心朝安检通道走去。

小妍过安检的时候，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响起，安检人员一脸严肃地对小妍说："小姐，你的包里有违禁物品！"

小妍一头雾水："怎么可能？包里只装了现金和银行卡。"

说话间，安检人员已经把挎包拿到一旁的设备上再次进行检测。没几秒，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形似刀

刃的物体。

安检人员如临大敌，立刻打开包进行检查，里面确实如小妍所说只有一些现金和几张银行卡。不过他们很快发现了玄机——其中一张银行卡的背面，居然用双面胶粘着一个小刀片！

小妍见状大惊失色，这张银行卡就是爸爸刚才送给她的，怎么会有刀片？她来不及细想，赶紧解释道："这张卡是我爸爸刚才给我的！"

安检人员却说什么都不信，做父亲的怎么会这么干，这不存心使坏吗？而且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个女孩的异样，过安检时一直不停地抹眼泪，八成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搞不好会在飞机上寻短见。

小妍慌忙给爸爸打电话，可怎么也打不通。安检人员不由分说把小妍带到警务室做详细调查。等小妍晕晕乎乎从警务室出来，早就过了登机时间。

小妍猛然醒悟：这一切都是爸爸的阴谋，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去找张洲！

小妍的倔劲上来了：你不让我去，我偏去！可眼下错过了这班飞机，下一班要等好久，她进退两难。没办法，只能找张洲求助。

也是凑巧，小妍刚要给张洲打电话，张洲的电话就过来了，问她怎么还没到。

听男友这样问，小妍的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于是抽抽搭搭地诉说缘由，本以为对方会安慰她，谁知张洲却变了口气："我说小妍，前几天你还信誓旦旦说要来找我，今儿就这么不凑巧被你爸使了绊子，你耍我呢？想让我给你付这个机票钱？"

小妍刚想说不是，只听张洲冷冷道："就知道你记恨我甩了你，变着法子来讹我，告诉你，我可不会上当！"说罢，他就"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小妍傻眼了！不过她没有再回拨电话，而是慢慢冷静下来，想了很多很多……不知什么时候，爸爸来到了小妍的身边，不无愧疚地说："对不起，爸爸只是想看看那小子到底是不是真心对你……"

爸爸话音未落，小妍扑上去一把抱住爸爸，哭着说："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爸爸，幸亏你用这张银行卡，让我认清了渣男的真面目！"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孙小片）



·新传说·

# 百密一疏

□林扶霄



李祥峰是一家服装公司的老板，最近由于生意不景气，心情烦，压力大，不知不觉，竟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这天，妻子张婷去小区对面的诊所配了点安眠药，晚上，她端着水杯对丈夫说："医生说头两天一次吃四粒，等症状好转了再减量。"

李祥峰接过杯子，便将药吞了，正准备上床睡觉，手机却响了，屏幕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固定电话，一接才知道是他的助理周皓打来的。

周皓慌慌张张地说："李总，公司失火了！三栋大楼全烧起来了，你快来看看吧！"李祥峰一听，抓起床头的车钥匙就往外赶。等张婷从卫生间里出来时，他早已夺门而出了。

李祥峰急火攻心，一路狂踩油门，很快赶到了公司。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公司好好的，一粒火星都没看见。他向值班保安询问，保安说一切正常，没任何事情发生。

李祥峰只得疑惑地回到了自己的车里，但他并没有马上发动汽车回去，而是失魂落魄地坐着，苦苦思量着前后发生的事情。过了半晌，他才浑浑噩噩地开车回去了。然而，在一个三岔路口，他没能注意到一辆转弯的卡车，一头撞了上去……

此时，张婷见丈夫迟迟未归，独自在家焦急地等待着。突然，她的手机响了，是李祥峰的哥哥李祥山打来的。李祥山也是位成功的企



业家，经营着一家医院。李祥山告诉张婷，李祥峰在从公司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目前人已送到他的医院进行抢救，希望张婷迅速赶去医院。

张婷挂了电话，立刻打车往医院赶。等她到了医院，与李祥山一碰头，才知丈夫的伤情比她想象的还要严重。透过ICU病房的玻璃墙，她看到昔日生龙活虎的丈夫，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各种管子插了一身。

李祥山告诉张婷，李祥峰由于车祸导致脑部损伤，恐怕会陷入长期昏迷状态。

“长期昏迷状态？”张婷哭着说，“这不就是植物人吗？”

“坚强一点！”李祥山沉重地拍拍张婷的肩膀，“还有一件事想问你一下，最近祥峰是不是失眠啊？因为医生在他的血液中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

张婷不住地抽泣着，断断续续地回答了李祥山的话。李祥山似乎有些埋怨：“你既然知道祥峰已服用了安眠药，为什么还让他开车出门？”

张婷委屈道：“不是我让他出门，是有人打电话找他，好像有万分紧急的事。他接完电话就往外冲，当时我正在卫生间刷牙，等我反应过来，他早就没影了。”

李祥山气得团团转：“必须找到那个打电话的人，他得负责任！”说完，李祥山似乎想到了什么，匆匆跑开了。不一会儿，他拿着李祥峰的手机回来了，让张婷好好查查当时是谁打来的电话。

张婷翻看通话记录，屏幕上显示是个陌生的固定电话，根本猜不出是谁打来的。然而很快，张婷便有了新的主意：“祥峰深夜外出，肯定是公司发生了什么急事，我打电话叫他的助理过来。”就这样，张婷拨通了周皓的手机，让他速到医院来。

半小时后，周皓气喘吁吁地赶来了，听完车祸始末，他悲痛地说：“张姐，这个固定电话我也不认识啊。据我所知，公司运行正常，没出什么事啊。”

“这就奇怪了，”张婷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呢？”

李祥山不耐烦地说：“算了，明天我就报警，让警察来调查此事。至于祥峰嘛，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治疗上我会想办法的，护理方面你也无需过多操心，现在祥峰的公司正面临困境，





企业运营就要劳你多费心了。”

张婷本来就对祥峰的出事心存愧疚，现在又听兄长说得诚恳，眼泪又止不住下来了。

第二天，警方开始介入此事，公司保安的证词引起了警方的重视。警方认为，是有人向李祥峰谎报火情，李祥峰才会深夜驱车赶往公司查看。现在，最为紧要之事，就是查清到底是谁打的电话、撒的谎。

很快，警方便查明了固定电话的所在路段，可那里树木茂盛，遮天蔽日，多个监控都没能拍到电话亭的画面，更别提打电话的人了。之后，警方又排除了卡车司机谋害李祥峰的可能。至此，案件线索全部中断，调查陷入僵局。




然而一个月后，周皓却收到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上面写着：我知道那天晚上是你打电话给李祥峰的。周皓的心立刻被揪了起来，他问：你是谁？

对方回复：我是目击者。

周皓越发紧张了，他气急败坏地打了一行字：无凭无据，别血口喷人！

对方回道：两年前，你应聘成为李祥峰的助理。由于你长得帅，嘴巴甜，不仅赢得了李祥峰的信赖，还骗取了他夫人张婷的感情。你俩为了长相厮守，霸占李祥峰的财产，便想出了这条计谋，先让张婷买安眠药，以医嘱之名，超剂量地让李祥峰服用，然后你再打电话谎报火情，引李祥峰出门。李祥峰在路上药性发作，引发重大交通事故。真是精彩啊，这出好戏除了李祥峰没能当场身亡之外，一切都完美上演了。

此时的周皓已经吓得浑身冰凉了，但还是咬牙坚持：我说了，无凭无据，别血口喷人。



很快，他的手机又连续收到几十张高清照片。照片里，他与张婷如胶似漆。周皓面如死灰，强烈的恐惧快让他窒息了。他终于选择向对方妥协：你想怎样？

对方回复：明天晚上十二点，拿十万元现金，到中山公园桃花亭前。我穿黑色风衣，戴鸭舌帽、太阳镜。至于你嘛，我认识你，所以，别耍花招。

事到如今，周皓已经无路可退。第二天，他匆匆筹集了十万元现金，如约来到桃花亭前。

不久，一个身穿黑色风衣、头戴鸭舌帽和太阳镜的陌生男人出现了。那人问：“钱带来了吗？”周皓将一袋子现金递上：“你数数吧。”

就在这时，周皓身后的树丛里，又同时出现了两个人，他们悄悄从两侧包抄，突然抓住了周皓的胳膊，喊了声：“别动！警察！”

在公安局里，周皓见到了张婷，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李祥峰竟也好端端地坐着。

周皓吃惊地看着他说：“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在医院里昏迷着吗？”

李祥峰淡然道：“别忘了，医院是我哥开的，大家配合演一出昏迷的好戏还不简单？要不是装昏迷，我怎么可能拍得到那些照片？”

“可那场车祸……”周皓的眼里已满是绝望。

“车祸不假，”李祥峰平静地说，“不过是我自己主动撞上去的，以三十码的时速。那晚，当我看到公司安然无恙时，我就恍然大悟了。安眠药、火灾电话，根本就是一个阴谋！之后，我不过是将计就计而已……”

一旁的张婷终于忍不住了，她流着眼泪说：“祥峰，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是我对不住你。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什么事？”李祥峰面无表情地说。

张婷哭着问：“你知道我买的这种安眠药，药性有多强吗？当时医生千叮咛万嘱咐，说最多只能吃半片，而我一次让你吃了四片，你怎么可能一路保持清醒？”

李祥峰微微一笑，扭头看看身边的警察说：“警察同志，你能帮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警察点点头，对张婷说：“你说的那个医生，因为卖假药，已经被我们抓了。”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陆小弟）










# 贵人相助

□孙灿灿

马崔上学怕缴费，打工怕劳累，学手艺嫌受罪，做大生意没本钱，做小生意怕吆喝，都过了而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最近，他迷上了奇门八卦、看风水、看手相之类的玩意儿，就在城北公园摆个卦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做无本生意。

卦摊开张一周了，却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这天晚上，马崔正要收摊，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他上下打量着马崔，笑着说："怎么样？生意好吗？"马崔摇摇头，一脸无奈的样子。

眼镜像个专家似的指手画脚，侃侃而谈："干你这一行，就得先树立威信，有了威信才有人气，有了人气，别人才愿意把钱放进你的口袋里。"

马崔听得不住点头，忙抽出香烟递过去，还恭恭敬敬地点上火："请问，怎样才能树立威信呢？请指点迷津！"

眼镜吐出一个烟圈，说："还需贵人相助啊！"

"到哪里找呢？"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马崔像遇见救星一样，连忙买了一瓶冰红茶递过去："若不吝赐教，没齿不忘。"

眼镜抿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明天早上七点正是晨练的高峰，这里热闹非凡，我就近买一串葡萄，用手帕蒙住你的眼，让观众

随便摘几颗葡萄放在我手里，然后请你猜我手里有几颗，你若猜对，观众定会热烈鼓掌，夸你料事如神。”

“那我如何能猜对呀？”

“不要怕，有我呢。观众若放一颗，我就说一个字：猜；若放两颗，我就说两个字：请猜。以此类推。”眼镜笑着说，“还有，为了使观众更加信服，我手里确实是真实的葡萄，而不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道具，你必须当众把它嚼嚼吞下去，要注意，这一步非常关键，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马崔一拍胸脯说：“这个没问题，我从小就爱吃葡萄。”眼镜点点头，拔腿就走，马崔哪能放他走，二人拉拉扯扯进了一家酒店，马崔请眼镜大吃了一顿。

马崔想着以后他的小摊就要门庭若市，财源滚滚，高兴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七点钟他准时赶到了城北公园，先是扯着嗓子唱了一首歌，周围的大爷大妈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时，只见眼镜大模大样地走了出来：“听说你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还能未卜先知，是真的吗？”

马崔假装不认识眼镜，一抱拳：“兄弟我略知一二。”

“百闻不如一见，我考考你。”说着，眼镜让一个观众用手帕蒙住了马崔的眼睛，然后自己到路边的水果摊买了一串葡萄，接着找了一个围观的老大爷，示意他随便摘下几颗放在自己手心里，向观众展示了一下，便问：“几颗？”

马崔不假思索：“两颗。”观众掌声如雷。

眼镜走上前去，把手里的葡萄塞进马崔的嘴里，马崔嚼了嚼笑眯眯地咽了下去。

老大爷又摘几颗放在眼镜手里，眼镜眨眨眼，捏起一颗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放回手里，只听人群里爆发出一阵起哄声，马崔心里兴奋极了，仿佛红彤彤的钞票正在眼前晃来晃去。眼镜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拉着长音高喊：“你——猜——几——颗——”

马崔对答如流：“四颗。”周围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眼镜走上前去，把手里的东西全都塞进马崔的嘴里，马崔嚼了嚼，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好像有难言之隐，但他略有迟疑，还是伸伸脖子咽了下去，随后他又恢复了笑容，向大家一抱拳：“献丑了，见笑。”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一哄而散。





马崔为庆祝自己的表演成功，又请眼镜吃了一顿，感谢他的绝妙配合。可是以后的几天里，马崔的摊位前依然冷冷清清，没有生意，还有些人背地里对马崔指指点点，说他是傻子的妈给傻子开门，傻到家了。

马崔百思不得其解，正想找人问个明白，有一个好心的老大爷跑来告诉他，他的生意是做不成的，因为城南公园旁边有一位看手相看风水的先生，以前也是门可罗雀，现在生意却特火，每天只发二百个号，去晚了看不上，连倒号的黄牛都有了。

马崔急忙跑过去一看，果然人山人海，还排起了一条长龙。他拼命挤进去，结果却惊得目瞪口呆，你道这风水先生是谁？就是给他当托的眼镜！



这是怎么回事呢？还得从头说起，这眼镜和马崔是一路货色，都是好吃懒做、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主儿。眼镜也干这忽悠人的买卖，可惜无人问津，于是便想找人做做宣传，长长人气，可一是怕花钱，二是觉得单手拍不响。正愁无门路，他碰上了马崔，正好来个借鸡下蛋。

那天，眼镜要求马崔七点到城北公园，自己六点半就到了，他先给大家表演一个小魔术，然后从花坛里挖了一些泥巴，搓成一个蛋，得意扬扬地说：“我能找一个精明的人，心甘情愿地把它嚼了咽下去，你们信不信？”

大伙儿当然不信。眼镜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就有这个本事，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希望大家看破别说破，才是好朋友。若成功了，请给我鼓个掌；若不成功，踢我一脚，算驴踢的，大家哈哈一笑。以后大家有什么大事小情请到城南公园附近找我，我会竭诚为大家服务的。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请拭目以待！”

眼镜话音刚落，马崔正好赶到，接着就上演了先前的一幕。

马崔被蒙在鼓里，亲口吞下一个泥巴蛋，被人家耍了，自己还乐得合不拢嘴。观众自然认为眼镜技高一筹，有先见之明，所以找他问长问短的就多了起来，他的生意能不火吗？

马崔知道真相后，恼羞成怒，心想：我没钱赚，你也别想好！他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派出所。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陆小弟）








# 特别战俘

□付　军

1941年，德军入侵比利时，德军司令克鲁伯少校刚到威苏里城，就接到李斯特将军的命令，让他到威苏里荣誉军人院，枪毙一头名叫“骑士”的公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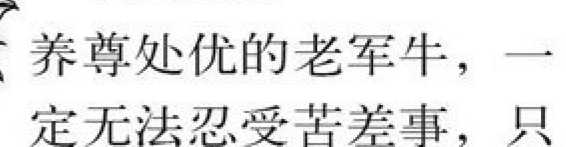
少校大惑不解，将军为什么会和一头牛过不去？原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将军还是个少尉，在索顿河战役中，比利时人为了突破德军的雷区，组织了六十头公牛开道。当时，领头的一头公牛冲向了将军，撞瞎了他的右眼，那公牛也踩中了地雷，被炸伤了一条腿。当时将军和那牛都倒在了血泊中，面对着面，就在将军拔枪要射杀这个畜牲时，一枚炮弹飞来，把将军震晕了。后来将军得到消息，这头牛居然也幸存下来，战后被送进了威苏里荣军院。

可是在荣军院，克鲁伯少校被告知，这头叫“骑士”的黑色老公牛居然也有军籍，而且它被比利时国王授衔为陆军上校，军衔比自己高！根据日内瓦公约，少校不能杀这头牛，必须把它当作战俘对待。

李斯特将军得知此事，生气地对少校说：“那就把它当成战俘合法处理！我不相信一头牛会什么错也不犯！”

少校有了主意。根据德军的战俘营管理规定，严重抗命或者逃跑的战俘，可以当场击毙。第二天，他就命令士兵把老牛和战俘们带到了木料厂，并给老牛套上了牛车，让它拉那些堆积如山的木头。

少校已经盘算好了，这样一头



养尊处优的老军牛，一定无法忍受苦差事，只要它稍一抵触，士兵们就会用鞭子抽它，牛的脾气是暴躁的，一旦它有过激的行为，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枪毙它！

可出乎意料的是，老牛没有任何反抗，而是默默地一趟又一趟拉着木材，它的伤腿一瘸一拐，身上也在流汗，可它始终摇摇晃晃地坚持着。

当老牛拉到第五十车时，战俘们都看不下去了，他们开始骚动并抗议。少校也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他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说："是的，今天让它干得太多了，明天给它放一天的假，让它自由活动一天吧！"

第二天，少校让人把老牛带到了放风区，让它自由活动。营区外面，就是一片广阔的草地，但是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却密布着地雷。青草对牛的诱惑是致命的，它只要向那片草地奔去，就会犯了逃跑的营规，而它的下场也是合情合理的：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

果然，老牛被营外的青草所吸引，慢吞吞地向营地外走去，走向那片雷区。可当它走到那条立有骷髅标志的白线时，它却止步不前了，在那儿犹豫了片刻，就转过身子，神态安闲地回到了营区。

少校惊呆了，他没想到这头牛居然懂得什么是警戒线！震惊之余，他又仔细地了解了老牛的经历：索顿河战役后，受伤的老牛被德军俘虏，在德军的集中营里被役使了三个月。三个月后，德国战败，这头牛重新回到了比利时，受到了国王的册封。

原来这已经是老牛第二次进德军集中营了！少校唏嘘不已，他决定给老牛正常的战俘待遇。

一个月过去了，老牛依然安静地活着，这让李斯特将军十分震怒，他把少校臭骂了一顿："既然你说这头牛是一个特殊的战俘，那我就派一个特殊的守卫来看管它！我已经给它找了一位！"说完他一挥手，副官牵来一条黑色的德国牧羊犬。李斯特将军说："这是我的护卫犬，名叫野狼，它也是一条军犬，我已经签发了命令，授予它陆军少校军衔。从明天起，这条狗负责看管那头蠢牛，不管它对那牛做什么，你们都不要干涉，动物的事情，就交给动物去解决！"

少校没有办法，只好将野狼带回集中营，把它和老牛关在了一起。野狼一见老牛，就猛扑过去，又撕

又咬。老牛猝不及防，被野狼咬住了后腿，它又跑又跳，想要摆脱野狼的追咬，可是野狼异常凶狠，死咬着老牛不放，血从老牛的后腿中流出。老牛开始愤怒，瞪大了眼睛，发出了低沉的吼叫，突然，老牛猛地向旁边的铁丝网撞去，锋利的铁丝扎进了它的身体，也扎进了野狼的身体，野狼痛得嗷嗷直叫，松开了嘴，老牛乘势又猛撞了它一下，野狼滚倒在地，痛苦地哀鸣着，老牛慢慢地走过去，抬起了前蹄，准备给它致命的一击。

少校慌了，将军的爱犬要是死了，自己无法交差！他正要去救野狼，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老牛盯着野狼看了看，慢慢地放下了前蹄，然后喘息着走到一边卧了下来，艰难地舔着自己的伤口，眼神却依然平静。

野狼也从地上爬起来，躲到离老牛很远的地方，怯怯地看着老牛，再不敢靠近，初来时的凶恶荡然无存。

第二天清晨，让所有人惊讶的是，野狼正和老牛依偎在一起，安静地睡着。更让人惊讶的是，从那时起，这一牛一狗竟然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不管老牛到哪儿，野狼都很友爱地跟在它身后，如果有谁喝斥老牛，野狼就会龇起牙齿冲他狂吠。在两只动物间，战争早已结束了。

李斯特将军接到报告后，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他马上赶到集中营一探究竟。当他亲眼看到老牛和野狼和睦相处时，不禁怒火中烧，他下令把野狼捉住，用惩罚叛徒的方式把它当众吊死！

野狼的悲鸣声让老牛开始烦躁







不安，它突然挣脱了看守的缰绳，一路狂奔冲到绞架旁，接着把行刑的士兵顶倒在地。套在野狼脖子上的绳索滑落了，野狼得救了！

李斯特将军气疯了，盛怒之下，他拔出手枪，要亲手枪毙这头让他痛恨的老牛。可没想到，就在枪响的一瞬间，野狼一跃而起，挡在了老牛面前！枪声过后，它的脑袋被子弹打开了花，一声不吭地跌落在地上，死了。

人们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惊呆了。只有那头老牛，悲伤地低吟着，慢慢地走过去跪在了野狼跟前，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朋友的尸体。

李斯特把枪口对准了老牛，可是它并不惊惧，平静地抬起头盯着他。他们对峙着，面对着面。二十三年过去了，李斯特的眼中仍然充满着仇恨和杀机，而这头老牛，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野性，它眼中闪动着的，是仁慈平静的目光。

人们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另一声枪响。

五分钟后，李斯特收起了枪，对少校说："按军人的标准安葬我的狗，善待这头老牛。"说完他转身默然走开了。



三天后，比利时境内的所有战俘营都接到了李斯特将军签发的命令：严格按日内瓦协定对待战俘，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杀战俘的行为。

战后，德军许多高级将领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处决，而李斯特将军因为那条保护战俘的命令得到了比利时人民的谅解，他未被起诉，最后平静地度过了晚年。

比利时人光复祖国后，老牛"骑士"再次获得了军队的荣誉勋章。战争结束三年后，它安详地在威苏里城去世，而两国曾经彼此敌对厮杀的军人们，都出现在它的葬礼上。

（推荐者：顾　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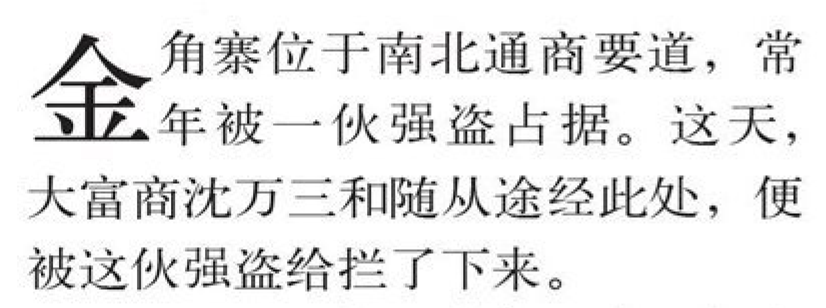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陆小弟）



# 富商的生意经

□邵恩锁



金角寨位于南北通商要道，常年被一伙强盗占据。这天，大富商沈万三和随从途经此处，便被这伙强盗给拦了下来。

沈万三一行人被押到大头领金角大王面前，只见金角大王怒目横眉，逼问沈万三："看来你是个掌柜的，交出银子放你们活路，否则，别怪我这刀下无情。"金角大王边说边掂了掂手里的鬼头刀。

"别伤害我们家沈老爷！"一个随从朝金角大王喊道。

"沈老爷？莫非你就是沈万三？"金角大王两眼放光。

沈万三淡定地点了点头。

金角大王如获至宝，对着众强盗哈哈大笑起来，说："咱们弟兄今天是劫到了个聚宝盆啊，天下谁人不知，沈万三的钱要多少有多少！"

"大王，我沈万三有些积蓄不假，可是，今天身上偏偏没有带银子。"沈万三淡淡地说。

"没带银子不怕，我派人到你家去取啊！有你在，还担心没有银子吗？"金角大王说完，又大笑了一阵。

金角大王对身边的银角大王说："贤弟，此事非同小可，劳烦你亲自走一趟。"银角大王答应一声，便要出发。

"且慢！"沈万三叫住了银角大王，"大王，我家的银子都由我老婆掌管，没有我的亲笔书信，任



何人别想从她那里支出银子来。家里的那些护院也会认为大王是去敲诈的，非把大王送交官府不可。”

金角大王听了，立刻吩咐：“准备纸墨，让沈老爷给家里修书一封。”

沈万三从容地铺开了纸，刷刷点点，画了几幅画。

金角大王不解地问：“让你写书信，你画这么多张画干什么？”

“大王，实不相瞒，我那老婆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我只能用画告诉她该怎么做，她看了画，便会按照我的指示，把银子拿出来。”

金角大王听沈万三这么一说，半信半疑道：“你先给我解释一遍，你这几张画都是什么意思？”

沈万三拿起第一张画，上面画的是一匹马拴在槽头。沈万三说：“这是告诉她要给来人的马喂好草好料，吃饱喝足后，来人要骑它往回赶路。”

金角大王又拿着第二幅画，问：“这上面画的衣服帽子是何意？”

沈万三解释道：“这是告诉她，客人远道而来，风尘仆仆，让她给客人换一身崭新的衣服。”

金角大王听了，满意地笑了，又拿起第三幅画，问：“这画的是一张点燃的银票吧？这又是何意？”

沈万三说：“这是让她快点把银票拿出来，十万火急。”

金角大王指着最后一幅画不解地问沈万三：“沈老爷，这张上面画了一副棺材，棺材前面摆着两个碗，每个碗里各有一个包子，这是什么意思？”

沈万三立马解释道：“这是警告我老婆，用好吃的招待来人，按照要求把银票交给来人，否则，她只有用棺材装我的尸体了。”

金角大王听沈万三解释得合情合理，态度也十分配合，便放心地让银角大王速去速回。银角大王信心满满地说：“大哥放心，我骑的是千里马，不出一日准保将银子带回来。”

送走银角大王后，金角大王给沈万三赐了座，吩咐喽啰端上来好酒好肉，和沈万三边喝边聊。沈万三也不客气，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和金角大王并肩而坐，举杯畅饮。

过了两天一夜，银角大王竟光着脚，周身上下只穿了一个裤头，十分狼狈地跑了回来。

金角大王忙问：“你这是遇上强盗了？”

银角大王差点哭出来，委屈地说："大哥，他们家那恶婆娘看完画，号啕大哭啊，说咱们已经把他们家老爷做成人肉包子了，别说有好吃好喝、给换身新衣服了，她指使护院抢去我的马，扒了我的衣服和鞋子，还给我一顿好打！"

金角大王马上把脸一沉，掀翻了酒桌，质问沈万三道："你不是说你老婆看了画后，会明白你的意思吗？"

沈万三一脸无辜的样子，说："大王息怒，都怪我那老婆没有文化，错解了我的意图。看来还是我亲自回去取来银票送给大王为好。"

金角大王怒气未消，说："你甭想耍花样！我不可能轻易放你回去，万一你去报官征讨我们山寨怎么办？"

沈万三急得两手直搓，说："我不回去你们就拿不到钱，我回去你们却不放心，这可如何是好？"

众强盗也都眉头紧锁，苦思良策。

沈万三在大厅踱着步子，忽然想到了办法，对金角大王说："大王，你们劫我无非为了一个'利'字，你看这样可好，我把你的寨子买下来开发做生意，你可以留下帮我，也可以拿着银子到别处另立山头。你把山寨卖了，金角寨就是我的了，报官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金角大王听了沈万三的主意，觉得有些道理；再听沈万三出的银子数额，着实吓了一跳，这些年打家劫舍，也没抢到这么多银子啊。众强盗都怂恿金角大王，把山头卖给沈万三。

双方达成协议，只等着第二天天明，一起去沈万三家拿银票，这桩生意就算是谈成了。



沈万三对金角大王说："金角寨马上就是我的了，我想大摆宴席，请所有弟兄畅饮一个通宵，怎么样？"

金角大王一想，一个晚上的时间，官兵不可能来征讨，于是，吩咐把所有站岗放哨的人都给叫回来喝酒。

天还没亮，众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官兵包围了金角寨，轻而易举地把众强盗给擒获了。

银角大王对金角大王抱怨道："大哥，咱们让沈万三给耍了！"

金角大王仍然不相信是沈万三引来的官兵。他问沈万三："咱们一直在一起喝酒，你是怎么把消息送到官兵那里的？"

沈万三哈哈大笑，说："大王，还记得那几幅画吗？第一幅画槽头拴马，拴在槽头它还走得了吗？你也不仔细看看，马槽里没有画草料，怎么可能是让夫人用好草好料喂马呢？那是我要夫人把马给扣下，让来人徒步返回，给官兵以足够的调遣时间。"

沈万三接着说道："第二幅画，衣帽齐整整地摆放在那儿，我是授意夫人扒了他的衣服好好教训这个打家劫舍的强盗。至于第三幅画，没什么深意，就是糊弄你们的，银票被火点燃了，最后只能剩下灰，夫人当然啥也不会给你。"

众强盗像是听故事一样，都入迷了。金角大王问："那第四幅画，一个棺材，前面放了两碗包子，是什么意思？怎么就把官兵给引来了？"

沈万三接着向大家解释："这棺材和包子是指报官，一共两碗，意思是两个晚上，我是让夫人通知官兵，在第二个晚上来围剿山寨。"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听完都垂下了头，他们不得不服气。

其实这次被绑上山寨，是沈万三事先计划好的。原来，往来金角寨的商人经常被这伙强盗侵扰，弄得沈万三的生意也不好做。官兵曾经多次征讨，无奈这伙强盗熟悉地形，几次围剿，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这次，沈万三和官兵研究好了对策，当官兵接到沈万三老婆的信息后，便与沈万三里应外合，一举将金角寨给拿下了。

沈万三协助官兵清剿强盗有功，得到了官府丰厚的奖赏。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后，都赞叹说，难怪沈万三能富甲一方，他的生意经都念到强盗窝里了！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刘为民）

根据英国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格林一生获得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故事性强，又能让人产生严肃的思考，在全世界都有着深远影响。



# 骗子遇贼

□格雷厄姆·格林

这是战时的英国，一片萧条中又处处透着狂躁。范尼克先生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住在牛津一幢公寓楼的顶层，他一直自豪于自己的文学学士身份，而现在，范尼克先生正在筹划一项令人激动的“事业”，一所挂名牛津大学的学院！听上去是挺唬人的吧？

为此，他特地邀请来了外甥女伊丽莎白，向她介绍了“学院”的情况：“这可不是骗局，伊丽莎白，广告上的每个字都是我根据《诉讼法大全》斟酌过的。你来当总务主任，怎么样？我一个人身兼总务主任和学院院长，累得胃病都犯了。”

面对伊丽莎白怀疑的表情，范尼克得意地补充说：“谁都可以在全国各地办学，我可没说这是牛津大学的一部分。”

“那教授呢？”伊丽莎白问道。

“楼下药房的药剂师可以当科学导师，我教授历史和古典文学。至于你，亲爱的，我想你可以教经济学试试？”

“我对经济学一窍不通。”

范尼克说服她教学和考试都非常简单，可以利用这里一个极好的

公共图书馆。说着，他激动起来："有了收获我才让你来的，这里有一封德莱佛爵士写来的信，他打算送他儿子进我们学院。一年至少收入六百，归我们三个人分。"

"可他怎么能来这儿上学呢？"

"他不是亲自来，别忘了我们可以函授，亲爱的，他在为祖国服役呢。德莱佛家族好几代都袭军职，我查过他们的家世。"

可让范尼克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德莱佛爵士"实际是个老奸巨猾的惯偷，名叫洛德，德莱佛是他的姓。收到这封从牛津的一所学院寄来的信函，德莱佛无比庆幸自己名字的巧合（英文中"洛德"也有"爵士"之意）。接着他又得意地想，这其实也不过分，在初次进监狱之前，他曾在不少大人物家里当过男佣，还当过管家，甚至可以说，他那顺手牵羊的本事也是跟某一个爵士学来的。

牛津的这所学院已经接受了他的儿子，院长在信中写道："我很荣幸，将亲自督导您公子之学业。当今之世，迎接您这样伟大军人家族之成员于本校，实在与有荣焉。"

德莱佛把这封信反复读了好几遍，得意极了。其实，他的儿子还被关在少年感化院里，六个月之后才能出来呢，他打算把牛津文凭作为欢迎儿子的礼物。

不过还有两个问题：牛津好像有个老规矩，一切费用都得先交；此外还有考试这一关，儿子没法亲自参加。

费用一项他十分有把握，只要略施小计就可解决：一个贵族在哪里都可以记账，等文凭一拿到手，如果再有任何纠葛，干脆叫他们去上诉，让他们活见鬼去，一个牛津的学院可不会乐于承认上了一个惯贼的当。至于考试，他皱了一下眉，接着又露出了狡猾的微笑：仔细想想，一座监狱其实有点像大学呢，里面人才济济，什么医生、财政学家、牧师都应有尽有。他待的监狱里全是短期徒刑犯，没有一个判处三年以上，他知道去哪里找到那些人，只要请他们喝上几杯，让他们代答几份试卷，保管万无一失。

转眼间，学院的课程已到了第三学期，还真有好些人申请入学并寄钱过来。当然也不是一帆风顺，大学当局来找过麻烦，当然了，他们可抓不到任何把柄。眼下让范尼克先生心烦的，是这个德莱佛爵士写信说要来看看他儿子的学院。

"我早就料到你早晚会出问题

的。”伊丽莎白说，“不过仔细想一想，事情也很简单。我去车站接他，把他送到某个学院，而你在那里等他，装作刚从院长室出来的样子。”

“可是他会认出那是某某学院吧？”

“才不会，谁要是对牛津有半点认识，就不可能傻到把儿子送到我们搞出的学院来。你呢，自然很忙，陪他到大厅、礼拜堂、图书馆去走一趟，再把他领回院长室门口交给我。我陪他去吃午饭，送他上火车，再简单不过了。”

范尼克先生沉吟着说：“有时候，我觉得你这姑娘真是厉害极了。”

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伊丽莎白见到了德莱佛爵士。凭直觉，她觉得这老头身上有某种让她怀疑的东西。德莱佛对伊丽莎白的一切计划都毫无异议，顺从地跟着她走。见到范尼克之后，他们两人单独走在一起，德莱佛没话找话地说：“一个迷人的姑娘，您外甥女。”原本无心的一句话说出口，竟让两个老狐狸的内心不谋而合了。

范尼克将伊丽莎白赞扬了一番，说她将来准是个贤妻良母，德莱佛表示赞同，推心置腹地说：“您瞧，我们的两个年轻人应该见见面才是。”范尼克心领神会地答：“我同意。”

德莱佛还想让儿子来牛津接受文凭，范尼克好歹说服了他，说届时会代表学校去伦敦授予文凭。

在这以后，范尼克先生对于学院似乎懈怠很多，但总是谈起德莱佛爵士和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他称这个学生为“那亲爱的孩子”，并在古典文学这一门给了他 100 分。

终于，范尼克先生“那亲爱的孩子”结业了。范尼克精心准备了印得很讲究的文凭证书，带着伊丽



莎白动身去了伦敦。

德莱佛和儿子在火车站等着他们，四个人见面后，德莱佛领他们来到酒店的一个房间，称自己的住宅被炸掉了，又补充说那是一枚定时炸弹，因为最近都没有空袭。

当范尼克装模作样地举行着文凭授予仪式，伊丽莎白不安地想，难道世上真有两个这样的傻瓜吗？接着她不由自主冒出这样的想法：难道这样的傻瓜有四个？

文凭授予完毕，范尼克和德莱佛煞费苦心地打发两个年轻人单独出去散心。

弗雷德里克长得挺英俊，伊丽莎白喜欢他脸上的疤痕和桀骜不驯的表情，可是他的头发实在剪得太短，完全不像个军人。他身上的衣服也和他父亲一样，像是新做的，难道他回来休假没有衣服可穿？

两人走进海德公园的大门，伊丽莎白直截了当地说：“老实说吧，你父亲不是什么德莱佛爵士。”

弗雷德里克一愣，小声地辩护道：“哦，他是的。”

“就像我舅父不是什么学院院长一样。”伊丽莎白说。

“什么？”听到这句话，弗雷德里克“扑哧”笑了出来，接着他说，“我刚从感化院出来，你呢？”

“哦，我还没坐过牢呢。”

“他们想撮合的婚事看来要告吹了，我倒有些遗憾。”

伊丽莎白挑了挑眉毛说：“我自己还可以做主呢。”

于是两个年轻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仔细谈了起来。“他有几百镑的积蓄，”弗雷德里克说，“如果能和院长的外甥女攀亲，他会把这笔钱拿出来作为分给我的财产。”

伊丽莎白说：“我想我舅父至少有五百镑，为了德莱佛爵士的儿子，他也会把这笔钱全都拿出来。我可以接管学院的生意，有了资金，准能生意兴隆。”

后来他们一起回去，伊丽莎白刚进门就宣布：“弗雷德里克跟我打算结婚啦。”

她在心里为两个老傻瓜难过，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容光焕发，惊叹一切进展得这样顺利，又谨慎地彼此使了个眼色。

那天晚上，两个老头通宵盘算着怎样分财产，而两个年轻人却愉快地想，世界总归还是属于年轻人的。

（改编者：于　微）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佐　夫）





# 意外之财

□河西走狼

## 找东家

天津老城厢有家聚财源水铺，掌柜的叫张水财，老实本分。这天晌午，铺子里忽然来了个穿戴干净的小伙子，问道："劳驾，请问这儿有位名叫张水财的人吗？"张水财点了点头："我就是，你找我干吗？"小伙子接着又问："九年前的中秋节，您遇到过嘛难事吗？"

张水财一听，不由得说："我拉水的车被混混儿砸了……嗨，你是嘛人？你怎么知道啊？"谁知，小伙子听后，恭恭敬敬地说："张东家，我是添财洋布庄的伙计。徐大掌柜让我找到您后，接您回去。"说完，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辆马拉轿车。

张水财吓坏了，慌忙摆手："可不能乱说啊！我不是嘛东家，你一准儿是认错人了。和我同名同姓的人多了，您到别处去打听吧。"小伙子半信半疑地走了。

晚上，张水财躺在炕上，心里在琢磨，今儿那小伙子真邪性，他怎么嘛都知道啊，还叫自个儿东家。真是奇了怪了！

没想到，第二天，小伙子驾着马拉轿车又来了，还拉来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老爷子一见着张水财，双手一拱："东家，我可算是找到您了！"

张水财慌忙还礼，问："请问您是……"老爷子"呵呵"一笑："东





家，您不记得我了啊？九年前，在子牙河边儿上，您还救过我一命呢！”张水财愣了一下，瞅着老爷子，越瞅越觉得面熟，想起来了，是恩人徐掌柜！

九年前的中秋节，张水财拉着水车过一个巷道时，遇到俩混混儿，不小心把一人的褂子剐破了。混混儿不答应了，想讹五块大洋，见他分文没有，就拿砖头把水车给砸了。

置辆水车最少得五块大洋，张水财哪赔得起啊，一时想不开，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树林里，找一棵歪脖子树上了吊。

好在张水财命大，被一个过路人救了下来。这人听他讲完缘由后，长叹一口气，把身上仅有的六块大洋全给了他，张水财千恩万谢。回水铺的路上，他忽然想起，应该请恩人吃顿饭表表心意。

谁知，张水财返回到树林后，却看到了一幕吓人的场景，恩人竟然直挺挺地挂在了歪脖子树上！

## 报恩情

张水财慌忙奔过去，把恩人抱了下来，掐了半天的人中，恩人才醒了过来。他问恩人：“您为嘛也想不开啊？”

恩人一阵长吁短叹，说他姓徐，是家粮店的掌柜。自打洋人进了天津卫，买卖是越来越难，偏偏今年又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水，把储存的粮食全泡了，亏了五千块，他无脸去见东家，就想一死了之。

张水财劝了半天，听说徐掌柜没地儿住，就带他来到自个儿在海河边搭的窝棚，凑合一宿再说。

晚上，下起了暴雨。到三更时，忽听轰隆一声，窝棚前的一块凹地塌了。张水财点灯一瞧，发现下面埋着一个缸，他扒拉开一看，立马惊呆了，缸里是白花花的龙洋！俩人数了数，总共是五千一百块。

徐掌柜对张水财说：“你的名字带水又带财，一准儿是老天爷送给你的横财啊！”谁知张水财却说：“徐掌柜，要不是您救了我，这财我想拿也拿不了了。您不是欠东家五千块吗，正好拿去还账吧。”

徐掌柜含泪收下了龙洋，说将来一定一分不少还给张水财，然后就回山西老家还账去了。张水财呢，拿一百块龙洋开了聚财源水铺。

说话间，儿人到了添财洋布庄，徐掌柜告诉张水财：那年他走到老西开时，见街上正好有家洋布庄往外盘，就临时改了主意，盘下了这家布庄，把剩下的钱还给了东家。买卖开张第一年，就有了盈余。徐

掌柜再去窝棚找张水财，谁知他早就搬走了。后来，布庄生意越做越大，又开了六家分号。徐掌柜始终没忘张水财，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今年，他专门派了个伙计，挨着找水铺打听，终于找到了张水财。

讲完后，徐掌柜说："东家，我在首善街给您买了个宅子，您把水铺交给别人管，在家享几天清福吧。"

张水财依言做起了大东家，很快，他发财这事儿就在老少爷们口中传开了。

但张水财平时忙活惯了，突然闲下来，反而有些不习惯了，他和徐掌柜商量后，在天津卫的四个老城门外搭了粥棚，入冬后专门接济那些扛刀和要饭的，做起了善事。

第二年秋天，徐掌柜把布庄买卖安排停当，提出告老还乡。张水财拿出买卖一半的钱，换成一张银票，酬谢徐掌柜。徐掌柜推辞不得，只能收下，回老家养老去了。

谁知有一天，张水财忽然收到了徐掌柜捎来的一封急信，他拆开一看，一下子愣住了。

## 敲竹杠

徐掌柜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东家：

昨日，家里忽然来了几个混混儿，他们拿出刀子问我，那年您总共得了多少龙洋，威胁我要是不说实话，就杀了全家老小。我害怕了，只好一五一十说了。这帮人不是嘛善茬儿，接到信后，您赶紧把买卖盘出去，到外面躲一阵子吧。切记切记。

看完信后，张水财吓了一大跳，急忙按徐掌柜的意思，把买卖全盘了出去。为防万一，张水财去了趟警察分局，给王局长送了两封银元，要来俩警爷昼夜守护宅子。

几天后，南市的混混头儿吴八突然大摇大摆找上门来。一照面儿，





张水财就认出，他就是当年砸水车的那混混儿。吴八往太师椅上一坐，跷着二郎腿儿说："真没想到啊，十年前你还是个送水的，今儿居然成了大东家。张东家，今儿来找你，是想提醒一句，十年前你欠我五块大洋没还呢，到昨儿，连本带利可是五万大洋啦。"

张水财又气又急，问："八爷，您有借据吗？"吴八回答说："不但有借据，证人也有！就是他。"他指着当时砸车的另一个混混儿，并亮出了一张借据。

有王局长撑腰，张水财也不怕："八爷，您不会忘了吧，当时您还砸了我的水车，工料钱正好也是五块大洋。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

没想到，吴八听后乐了："张东家，律师我已经请好了，咱们上法院那儿掰扯吧。"说完，他抬屁股走人了。

张水财有些担心，急忙去找王局长，想讨个主意。王局长琢磨了一下，说："吴八听说你发财了，想拿旧事讹你一把。这样吧，我给吴八打声招呼，你请个大拿，破点财，私下把事了了。"

回去后，张水财就请了个大拿，还真把这事谈妥帖了，吴八收了三千块大洋后，再也没来找过茬儿。张水财终于松了一口气。

## 善有报

入冬后的一天夜里，张水财忽然听到屋顶上有响动，就披上棉袍出来瞧瞧，打开门后，却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只见院里冒出了十几个手持火把的蒙面汉子，宅子进强盗了！张水财急忙大声喊人，几个强盗奔过来，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嘴里塞了一块布。紧接着，强盗



们把全家老小和下人关进偏房，开始翻箱倒柜搜大洋和银票。完事后，他们把张水财往马车上一扔，撂下话："第三天后晌，拿六万大洋到义仓渡口赎票，过时不候！"说完他们就消失在夜色中。

强盗连夜把张水财藏在了芦庄子一处空房子里，嘛也不管。到了第三天，强盗头儿打发了俩人去义仓渡口拿赎金。谁知，一直等到傍黑，除了几个过路的叫花子外，连个人影子也没见着。强盗头儿气坏了："姥姥的，割只耳朵送过去！"

一个强盗拿刀正要对张水财动手时，突然，放哨的强盗冲了进来："不好了，外面突然冒出了一群叫花子！"

强盗头儿慌忙出来瞅，发现四面全是黑压压的人，举着火把，把屋子围了起来。一个老叫花子喊了一嗓子："里面的人听好了，麻利儿把张大善人放了，不然就一把大火烧死你们！"

看这阵仗，强盗头儿也怕了，却不甘心："各位，你们这样兴师动众，是为了嘛啊？"老叫花子回答说："实不相瞒，这两年多来，我们大伙儿没少吃张大善人舍的粥和馒头，如今他有难，我们要是见死不救，还是个人吗？"

强盗头子无话可说，只好放了张水财，想趁乱开溜。老叫花子却一声令下，把他们围起来一顿暴揍，然后送到了警察分局。

得救后，张水财问老叫花子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老叫花子说，第二天早上，大伙儿听说张大善人被绑票的事后，就立马赶到了渡口附近，发现来拿赎金的强盗后，一路跟踪到了窝点。

警察一审强盗，得知绑架的主谋竟是吴八，立马到南市去抓人。吴八听到信儿后，早就开溜了。可几天后，王局长突然带人查封了张水财的全部布庄，理由很简单，那笔龙洋是江洋大盗藏的赃物。

徐掌柜闻讯，打发人送来了一封信。张水财打开一看，惊呆了，里面竟是他酬谢徐掌柜的那张银票！徐掌柜兑现了他"一分不少"还钱的承诺。

半个月后，王局长突然暴死街头。

人们议论说，自古警匪是一家，绑架张水财的事儿，十有八九是王局长和吴八合伙干的。吴八没落到个好，能轻饶了他？

（发稿编辑：赵嫒佳）

（题图、插图：刘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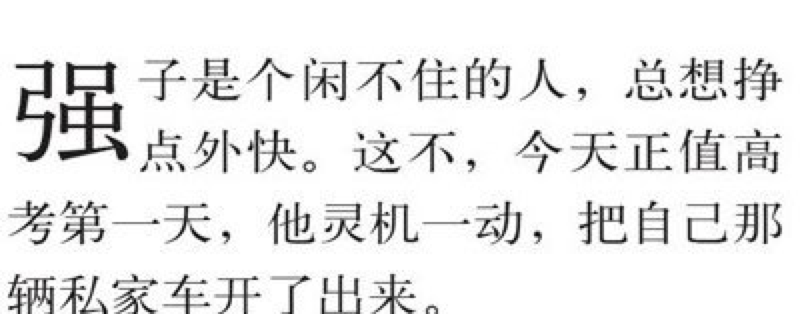






# 谁干的好事

□曹景建



强子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挣点外快。这不，今天正值高考第一天，他灵机一动，把自己那辆私家车开了出来。

想不到这生意还挺紧俏，强子刚把车开出小区，只见路上的出租车一辆接着一辆。强子非常后悔没给自己的车洗一洗，因为昨天下了场暴雨，他的车在泥泞不平的路上开过，穿上了件“黄泥裙子”，连车牌号都给糊住了。

果然，这么一辆脏兮兮的车，考生和家长都是一脸嫌弃，压根不会来坐。可现在去洗车也来不及了呀，强子只好主动出击，边开边寻觅目标。

这时，强子看到一对母女在路边站着，母亲正在东张西望，女儿手里拿着个塑料文件夹，很明显是要去高考的。强子把车开了过去，说可以送她们去考场，女儿听了点点头，对绕到车后头的母亲喊了一句，接着，这位大姐喜笑颜开地跑过来，对女儿说：“嘿，这车子我看行，不错，咱们就坐这一辆啦！”

强子笑了，对她说：“大姐，您就放心吧，这车子脏是脏了点，那都是昨天下雨弄的，我这可是新车，性能一流！”

这对母女上了车，要去市一中的考点。强子踩了脚油门说：“大姐，咱可说好了，市一中那里经常堵车，今天肯定车子更多，堵车的时间费用要另算哦！”

大姐也挺爽快，说只要按时送到，钱不是问题。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离一中还有两三公里呢，他们就在十字路口

遭遇了大堵车。这车堵得那叫一个寸步难行，十几分钟过去了，才挪了几米远。

坐在后面的大姐连连叫苦说时间来不及了，女儿也急得眼泪快要下来了。强子双手一摊，说自己也没有办法。

此时，强子看到右边车道空着，要是现在变道过去，绕到前面就好了，可这是违犯交通规则的，现在这里是十字路口，有摄像头，自己拐过去，会被拍得一清二楚。

突然，强子一拍大腿：自己的车子被泥水糊了一圈，车牌号不是都被盖住了嘛！

想到这里，强子说要是给加一百块钱，他就违章过去。大姐想也没想就点头同意了，直催促他快点走。强子方向盘一打，油门一踩，直冲了过去，竟然连红灯也不管不顾了。

到了目的地，接过钱后，强子眉开眼笑，又把印着手机号码的名片给了对方，说要用车可以再联系。

回到家后，强子把车停在院子里，准备拿拖把就着院子里的水龙头把车子擦一擦。他下了车，转到车后一看，愣是吓了一跳：被泥水盖住的车牌不知啥时候被擦干净了，车牌号清晰得很！

想起刚才变道闯红灯的事，他张嘴就骂："这是谁干的好事！"

就在强子气得直跺脚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

打电话的是刚才那个大姐，说让强子中午去接，并决定这两天都让他来回接送。

强子哪还有心思，于是摇了摇头说明天老家有事，不揽活了。




大姐在电话那头轻轻叹了口气说："早上挑了好几辆车都不满意，你这辆车牌后三位正好是985，真吉利，一看就是重点！"

听到这里，强子目瞪口呆，原来车牌就是她擦的呀……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孙小片）



□汪小弟

# 没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

李大伯喜欢锻炼，身体一直很好。这天一早，李大伯又沿街走去公园晨练，可当他走到公园门口的一个拐弯处时，扭头看到一辆小货车正朝自己倒了过来。

李大伯一时吓得慌了神，他本想躲开正在倒车的货车，但平时腿脚灵活的他此时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眼看小货车越来越近，李大伯心一急就摔倒在了地上。

再说小货车司机，他从倒车镜里看到有人突然倒在了地上，急忙刹住车跳下来，跑到车后一看，见李大伯双目紧闭，两腿微微抽动，喊了几声也不见回应，急忙掏出手机拨打了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

小货车司机姓王，他一大早起来本想去市场拉一趟货，不想启动了车还没倒出两米，就看到一个人突然摔倒在了车后，幸好自己刹车及时才没有碰上他。

很快，救护车和交警就都来了，在王师傅的指认下，交警勘查了现场并做了记录，王师傅也配合说明

了情况。随救护车来的医生对李大伯做了简单的救治，然后就和交警一起把李大伯抬上了救护车，送往了医院。看着远去的救护车和交警，王师傅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开着小货车去了市场。

然而，让王师傅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交警突然打来了电话，说昨天摔倒在他车后的李大伯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可能与他有关。王师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倒车又没有碰到李大伯身体的任何部位，是他自己摔在地上的，他的死怎么可能与自己有关呢？

李大伯不幸去世了，李大伯的儿子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虽说交警部门也根据现场的勘查出具了一份“无法证实李大伯与王师傅车辆有接触”的证明，但李大伯的儿子找到了王师傅，说自己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那天早上就是因为王师傅的倒车才导致父亲被吓死亡的。王师傅听了也是一肚子的委屈，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下，于是，李大伯的儿子就将王师傅以及汽车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四十万元赔偿金。

法院经过一番调查，对这起事故做出认定，认为此案是一起交通事故，并判决，王师傅和保险公司赔偿李大伯家人二十万元赔偿金。

对于法院的判决，双方和保险公司都没有提出异议。

**律师点评：**

本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没有碰撞也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

根据法律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由此可见，“交通事故”的认定不一定是以碰撞与否作为标准的。

故事中，王师傅倒车前知道有人在车后走过，但并没停止倒车，在不能证明李大伯摔倒在地另有原因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他的倒车客观上对李大伯的摔倒产生了相应作用。

而另一方面，李大伯走到车后，发现了王师傅在倒车，却不能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也有一定过错。

所以，尽管王师傅倒车时没有直接撞倒李大伯，但依然应根据交通事故有关法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题图：张恩卫）





## 京剧武生的机敏

杨小楼是清末民初最著名的京剧表演家之一，被誉为“武生泰斗”，慈禧太后经常召他进宫去演戏。

有一次，杨小楼表演完后，慈禧太后非常高兴，指着桌上的糕点说道：“这些糕点赏赐给你了，你带回去吧。”杨小楼急忙跪在地上叩头谢恩，看到慈禧太后如此高兴，就大胆说道：“奴才还想请老佛爷赏赐一‘福’字。”慈禧太后欣然同意，于是命人拿来笔墨纸砚，当即挥笔写了个“福”字，可是多加了一点，将“礻”字旁写成了“衤”字旁。杨小楼一看，这字写错了，拿回去一定会遭他人议论；不拿走吧，又是欺君之罪，要掉脑袋的。




就在此时，慈禧太后也发现自己写错了，但不可能当面承认写错了，于是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情急之下，杨小楼对慈禧太后说道：“老佛爷之福，比世上任何人的福都要多一点，这万人之上的福，奴才怎么敢领呢？这多出的福奴才怎么受得了呢？”慈禧太后经杨小楼这么一说，脸上立马“多云转晴”，于是就顺水推舟地说道：“那好吧，隔天再赐你吧！”一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作者**：张　雨；**推荐者**：浪淘沙）

## 像兔子逃命一样奔跑

经亨颐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1920年，经亨颐在浙江上虞创办了春晖中学并出任校长。一天，有个学生满面愁容地跑到经亨颐面前倾诉自己的苦恼，他说自己已经尽力用功读书了，可成绩却总是好不起来。

经亨颐笑了笑说：“我考你一道题：有只野狗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腿部受伤的兔子，野狗连忙去追兔子，可兔子却跑掉了，你知道这只受伤的兔子为什么能跑掉吗？”那个同学想了想说：“一定是这只兔子离洞特别近！”经亨颐拍了拍这个同学的肩膀，说：“或许也有这样的可能性，但真正的原因在于，野狗只是‘尽力’去追，兔子却是‘尽全力’在跑。所以不是你不用功，而是你没有尽全力。”

"'尽力'和'尽全力'只是一字之差，有这么大差别吗？"那个同学有些不以为然。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性命攸关呢。所以，不能像野狗一样'尽力'去追，而要像兔子逃命一样'尽全力'去跑！"

学生恍然大悟。半年后，他成了全校第一名。

（**作者**：陈亦权；**推荐者**：潘光贤）

# 拒写校名的谢师宴

小金是市里唯一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订餐员。

这天，一对衣着光鲜的中年夫妇来到预订台，男子姓陆，说女儿考上某重点大学了，要订 20 桌谢师宴，选了最高标准，还要求每桌另加一只大龙虾。最后，陆先生提出了一个要求：把电子显示屏上的滚动字幕改成"祝贺某某同学考上某某大学"。

小金微笑着解释道："不好意思，陆先生，酒店规定谢师宴的滚动字幕都是同款'祝贺某某同学金榜题名'。"陆先生不以为然地说道："规定还不都是人定的吗？我女儿考得不错，我们为她感到骄傲，在字幕上加上学校名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就换酒店！"

看到小金面露难色，一旁的陆太太责怪了老公几句，接着，她态度温和地对小金说："小姑娘，这样吧，只要你们加上学校的名字，我们也不在外面买香烟酒水了，所有的东西都在酒店买。你掂量掂量该如何取舍，要不，请示一下领导吧？"

见她话说到这份儿上，小金只好拨通了经理的电话，并说明了事情的缘由。挂了电话后，小金满怀歉意地说道："对不起，两位，酒店不能破例。"

陆太太难以置信地问小金："难道到手的钱你们也不要吗？"

小金回答："酒店当然要赚钱，但我们更要顾及其他客人的感受。现在正值谢师宴高峰期，如果我们答应你们的要求，那些考得一般的孩子和家长看了，必定会自叹不如，他们原本是高兴而来，结果却扫兴而归。所以酒店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古往今来，金钱与利益让很多人不择手段，然而，小金所在的酒店却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财富。这份放弃，体现了他们对所有顾客的尊重，是他们的可敬之处。

（**作者**：方湘玲；**推荐者**：田龙华）

（**本栏插图**：陆小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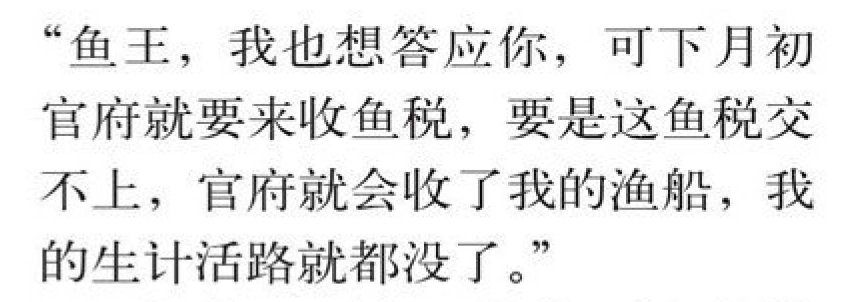


银鲤鱼，金鲤鱼，鲤鱼王留下买路钱；老实人，贪心人，鲤鱼王心里有明镜。



# 黄金鲤鱼

□汪有生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有个渔夫名唤张德炎，他整日在鲤鱼滩上起早摸黑，在船上风餐露宿，但由于当地官府鱼税盘剥太重，也只能糊口。

这一年，四月十五那天，张德炎在鲤鱼滩上扎了竹篱，布下迷鱼阵，准备利用晚上鱼汛多捕些鱼。一切就绪后，张德炎一看时候还早，就在船上小睡养养精神。可闭上眼不久，张德炎竟梦见一个老人，嘴边挂着两根长长的胡须，站在水里，对他说话："我是鲤鱼王，今晚要率子孙去鄱阳湖产卵，子时要从这里经过，烦请你撤了迷鱼阵。"

张德炎一听，很是着急，回道："鱼王，我也想答应你，可下月初官府就要来收鱼税，要是这鱼税交不上，官府就会收了我的渔船，我的生计活路就都没了。"

鲤鱼王听完，说道："你说的也是，那我给你一条银鲤鱼算作我们的买路钱吧。"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银鲤鱼递给张德炎，张德炎赶忙伸手去接，可一不小心，银鲤鱼掉进了河里。张德炎一惊，醒了过来，他睁眼一看，时间过得差不多了，就点起火把，撑船去看迷鱼阵里有没有鱼，结果几十米的迷鱼阵里没一条活鱼，却捞出一个鲤

鱼形的银饰。

张德炎拿着那条银鲤鱼仔细一看，只见这银鲤鱼鳞片处细致入微，眼睛栩栩如生，好像是活鱼变成的，拿在手里估摸着有一斤重，再回忆起梦里的场景，暗暗称奇，心想：看来这鲤鱼王买路是真的。再一看月亮也快到天中央，离子时不远了，张德炎赶紧撤了迷鱼阵。

一切收拾停当，张德炎坐在船头看究竟。过了一会儿，整个河滩上水花四溅，在一条大鲤鱼的带领下，成千上万的鲤鱼顺着河流下滩，张德炎一看这场景，心惊肉跳，赶紧在船头跪下，对着河中叩拜。

第二天天一放亮，张德炎赶紧将银鲤鱼包好，赶到县城，找了一家当铺。这当铺老板名唤赵兴，是个人精，他拿过银鲤鱼，见做工十分精美，估摸值百两银子，再一看张德炎破衣烂衫的样子，心下顿时有了主意，说道：“我看这银鲤鱼，做工马虎，银子的质地也差了些，就值十两碎银。”

果然，张德炎根本不懂金银首饰的行情，一听说值十两银子，早已心花怒放，忙不迭地答道：“行，就这个数。”

赵兴忙吩咐掌柜取碎银给张德炎。待打发走了张德炎，这赵兴细细把玩那条银鲤鱼，觉得这样的物件得大户人家才有，不知怎么会落到张德炎这种穷人手里。但好奇归好奇，他看这银鲤鱼也并非什么稀世奇珍，就没太往深处多想。

且说这张德炎在交了鱼税后，将剩下的银两用作平日花销，日子总算是好过了不少。转眼到了来年的四月十五，鲤鱼王又来借路，再次送给张德炎一条银鲤鱼，张德炎又拿到赵兴的当铺换银子。



这赵兴见张德炎又来当银鲤鱼，就起了心思，借机邀张德炎去酒楼喝酒，用话套问银鲤鱼的来历。张德炎本就为人淳朴，又加喝酒上了兴头，一来二去就将银鲤鱼的来历说了。

赵兴一听这银鲤鱼的来头，就动起了坏心思。第二天，他拿了银子，找到当地的渔霸进行打点，让他将张德炎轰走，自己则买了条渔船，占住鲤鱼滩。

到了后一年的四月十五，赵兴雇人早早地在滩上布下迷鱼阵，看看天近黄昏，便按照张德炎的说法，自己在船头睡下。赵兴果然在梦中见到了来买路的鲤鱼王，他兴奋地对鲤鱼王说道："现在河滩归我，你得给我金鲤鱼，我才能给你们让路。"

鲤鱼王想了一会儿，说道："也好，我这次就给你一条黄金鲤鱼，而且是活的。"赵兴一听，顿时喜出望外，马上同意给鲤鱼王让路。

这时，鲤鱼王又继续说道："只是这黄金鲤鱼需要用金屑喂食，否则就会饿死。"赵兴却没把这句话当回事，只催着要那条黄金鲤鱼。

醒了之后，赵兴赶紧拿起火把去查看迷鱼阵，一看果真有条黄金鲤鱼在里面游来游去。赵兴赶紧找来罐子盛上水，带着黄金鲤鱼回到家中，还特地买了一个精致的鱼缸，将黄金鲤鱼养在里面。

看着黄金鲤鱼在鱼缸里面欢快地游来游去，赵兴忽然想出了个主意。原来，嘉靖年间由于严嵩当权，卖官鬻爵、上下贿赂成风，赵兴便想用这条黄金鲤鱼巴结当地官员，为自己弄个小官当当。

想到这，赵兴不禁得意起来。可忽然，他发现那条黄金鲤鱼肚皮朝上，沉到鱼缸底，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

这可吓坏了赵兴，他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得在鱼缸边团团转。忽然他记起鲤鱼王说过的要用金屑喂养的话，赶忙找来一个金元宝，用刀刮下金屑，丢入水中。

说来也怪，这金屑一投入鱼缸，刚才还奄奄一息的黄金鲤鱼立马翻身将金屑吃得一干二净，吃完后便恢复了生机。

看到金屑喂养起了效果，赵兴才松了口气，可片刻之后，他发现黄金鲤鱼又开始半死不活，只有喂了金屑才又恢复如常。就这样，赵兴不停地喂，一天下来，就将一锭金元宝喂得精光。

赵兴本想先将黄金鲤鱼养在家里，瞅准机会再往上面送，可一看

这阵势，一天一锭金元宝，自己根本撑不住，因此第二天，他就带上黄金鲤鱼找到当地知府献宝。

知府看这黄金鲤鱼能游会动，想着三个月后严嵩要回家省亲，路过自己的辖区，到时候往严嵩那一送，肯定能讨到欢心，说不定自己就平步青云，一路高升了。知府越想越美，便直夸赵兴会办事，要将黄金鲤鱼留下。

赵兴怕黄金鲤鱼饿死了误事，就将黄金鲤鱼每天须喂食一锭金元宝金屑的事说了。老奸巨猾的知府一听，眼睛滴溜一转，对赵兴说道：“这黄金鲤鱼权且在你那里寄养着，三个月后我再来取，其间你好生看养，丢了、死了或者掉了一块鳞片我都唯你是问。”

赵兴一听就傻眼了，“扑通”跪下说道：“大人，我家小业薄，根本养不起这条黄金鲤鱼啊！”

知府一听，却不为所动，说道：“这黄金鲤鱼养着虽然耗钱，可到时候我往首辅大人那里一送，肯定能讨他欢心，等我升了官，还能亏待你？你就放心替我养好这条黄金鲤鱼，到时候我定会好好补偿你的！”

赵兴本还想说什么，但是一看知府板起了脸，下了逐客令，只能带着黄金鲤鱼悻悻而归。

饶是赵兴家中富裕，为了筹到黄金好喂养黄金鲤鱼，也只能是今日卖房、明日卖店，家中一干值钱的都变卖一空。

养了黄金鲤鱼三个月，赵兴已是落得倾家荡产。终于等到严嵩来江西省亲的日子，赵兴赶紧按照知府大人的吩咐，小心翼翼地将黄金鲤鱼送到知府大人手中，知府大人再打点关节，好不容易将黄金鲤鱼送到严嵩面前。



严嵩一听，黄金鲤鱼通体黄金却能游会动，心里也觉得神奇，便率手下幕僚一起来看。等揭开鱼缸盖子一看，却不见什么游来游去的黄金鲤鱼，只看见缸底一动不动地躺着一条石头雕成的鲤鱼，严嵩觉得颜面扫地，勃然大怒，认为知府送此礼是存心戏弄自己，便找来江西巡抚，责成他处置。江西巡抚哪敢怠慢，当天就派人罗织了个罪名，将知府逮捕下狱。



可怜这赵兴，一身破衣烂衫，饥肠辘辘，眼巴巴等着知府高升，能好好补偿自己，哪里想到等来的却是知府下狱的消息？一无所有又绝望的他只好沿街乞讨为生。

赵兴和知府的事传到当地渔民那里，张德炎听闻后，又重新回到鲤鱼滩上打鱼。当地渔霸听说了鲤鱼王的故事，觉得有神怪佑护，再也不敢欺负他，就连官府也不敢向他征收鱼税。只是张德炎再也没梦见过鲤鱼王，不过每逢四月十五，张德炎都会自动撤去滩上的迷鱼阵。久而久之，当地形成了风俗，在农历四月十五那天，渔民都不再下河打鱼。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张恩卫）



# 神耳

□衡德宏

韩老强是纺织厂的维修班班长，纺织厂里上百台机器一起轰鸣，他在边上走着，就能听出哪台机器有毛病。时间一长，“神耳”的大名就传开了。

这年，韩老强眼看着要光荣退休了，谁知毛病来了：他眼睛看不见了。这么着，韩老强只得提前退了休，退休后的生计倒还过得去，就是没有一点光亮的日子着实难熬。好在没过多久，他就寻到了新的乐趣：专门听声音。

他爱听各种各样的声音，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独自一人坐在路旁的一棵大香樟树下，听过往汽车的声音，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还听得津津有味。家人朋友问他听什么，有什么乐趣，他一脸得意地说：“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明眼人是听不出来的。”

这天晚上空气凉爽，他正坐在大樟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听各种声音，没承想，坏事了，面前的马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疾驰而过的小汽车撞倒了一个人。后果倒不算严重，被撞的人只是腿部骨折，但肇事者在下车看了一眼后，竟转身上车扬长而去。

这一来小事变大事，这是肇事逃逸了。受害者气不过，立即报了警，偏巧这一段路没有监控，被撞的人年纪大了，既不认得车子型号，又没有记住车牌号码，这下调查难度可就有点大了。

警察正下力气排查，忽然有人来投案自首，说是一时紧张才跑了，事后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后悔，所以来自首了，愿意承担一切损失。





这件案子如果是这样，也就不算稀奇了，可被撞者在看了自首者的相貌后却大叫起来："不是他撞的！"

警察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受害者说："当时我虽说骨折了，可并没有昏过去，那驾驶员撞了我后下车看了我一眼，他走路摇摇晃晃的，身上带着一股酒味。对了，撞我的人右半边脸上有个黑痦子，而这个人没有。"

受害者的家人把这事在网络上捅了出来，这一捅可不得了，网友们纷纷猜测，说自首者是一家银行的驾驶员，而这家银行行长的右边脸正有个黑痦子，所以说很可能是驾驶员给行长顶包！

网友的立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行长太傻，撞了人赔点钱就行了，一个银行的行长也不缺这点钱，何必肇事逃逸把事情闹大；另一派认为行长是酒后驾车撞了人，这罪名可不轻，足以让他前途尽毁，所以他才会找人顶包。

警察立即找来行长讯问，行长坚决否认，说案发那天他是跟几个朋友喝了酒，可根本就没开车，他是打车赴的宴，喝完酒后又是打车回的家。

行长最后严肃地反问警察："难道仅凭脸上有个痦子就可以定我的罪吗？脸上有痦子的人多了去了，难道他们都是嫌疑人？"

警察也没辙了，办案原则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没证据，社会反响再强烈，也不好下结论。最后警察想出一招：向社会发出悬赏通告，寻找案发当





晚的目击证人。

过了两天，有人来到派出所，说他就是目击证人，他见证了案件的全部经过。负责接待的警察一看，来者竟是个盲人，被气乐了，便没好气地说："目击证人、目击证人，最起码能目击吧，大爷您呢？别干扰我们办案好不好？"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韩老强，他是听家人读了悬赏通告后一路摸到派出所的。听了警察的话，他也乐了，说："警官，别歧视瞎子好不好？我看不见，可听得见，这样好了，你们把那位行长的车子在我面前开一下，只要开一下我就能知道那晚撞人的是不是这辆车了。听说过纺织厂的神耳吗？我就是。"

警察转念一想，这倒也是个办法，不妨试试看。

于是警察亲自驾着行长的车在神耳面前驶过，刚一驶过，神耳就笃笃定定地开口了："就是这辆车撞的人！"

警察大为惊奇："您老为什么这么确定？"

韩老强一脸自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特征，一辆车也有一辆车的特征，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同样的道理，世上也没有两辆车的马达声是一模一样的。你们明眼人分辨不出来，可在我听来，就像驴叫声和马叫声一样，根本不是一档子事。"

警察想想这还不周全，有点玄乎，于是弄来十几辆车，一起咆哮着开过韩老强面前，只见韩老强侧耳凝神听了一会儿，突然伸手一指："这台机器坏了，停下！"恍惚间，他仿佛回到了以前检查织布机的岁月。

一边的警察早就惊呆了：韩老强指定的车，正是行长的车！再试一下，还是它！

这时韩老强又说："请检查一下右车灯下方，绝对有一条裂缝，这是撞人时留下的，有裂缝的车子开起来声音很特别的。"

警察依言一看，准确无误。

行长一下子瘫了，无话可说。

韩老强为了公平正义，指认出了真正的肇事者，可没想到，自己惹上大麻烦了。

那位行长万万想不到自个儿会栽在一个盲人的手上，他跟道上的人一向颇有来往，入狱后为报复韩老强，便指使道上的人帮他出口气。可道上的伙计出手过重，在痛打韩老强一顿后，又把他扔进了绿化带，本指望趁寒冬冻他一冻，让韩老强吃够苦头，谁知突然间下起



了大雪，大雪很快就把韩老强盖了起来。韩老强想走，可双腿被打断了，一步也不能走，只有死命靠双手爬行，那速度就像蜗牛一样，又双眼失明看不见方向，能往哪里爬？拼命呼救，大雪天哪有人出来？

等到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他时，韩老强已被活活冻死了。

警察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勘察，可是大雪掩埋掉了所有痕迹。接着他们在韩老强僵硬的手心里发现一张纸条，估计是他拼着最后一口气摸索着写下的：杀我者，缺一颗门牙、一颗后槽牙。

警察一看，这体貌特征不正是道上的混混大黑佬吗？

大黑佬前段时间跟人斗殴，恰好被打掉了一颗门牙、一颗后槽牙。

有了这么个侦查方向，顺藤摸瓜再一查，果然是他动的手；再往深处一审，方知是行长作的孽，不用说这行长牢底得坐穿了。

这事传开后，神耳的大名就更响了。

有人不解：韩老强以前并没有见过大黑佬，被害时又看不见，他是怎么知道大黑佬缺了两颗牙的呢？



可是韩老强已经死了，没法问了。

传来传去，终于有人开始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韩老强是神耳啊，那肯定是大黑佬说话时，被他捕捉到了最细微的不同。

有人不相信，说："听人说话就能听出缺了两颗牙，这么神？"

有人回答他："从上百台机器里都能听出哪台坏了，他怎么就听不出一个人的牙齿状况？要不，能叫神耳吗？神耳临死前还为我们抓出了一个坏人，唉，好人啊，只是死得太可惜了。"



（发稿编辑：刘雁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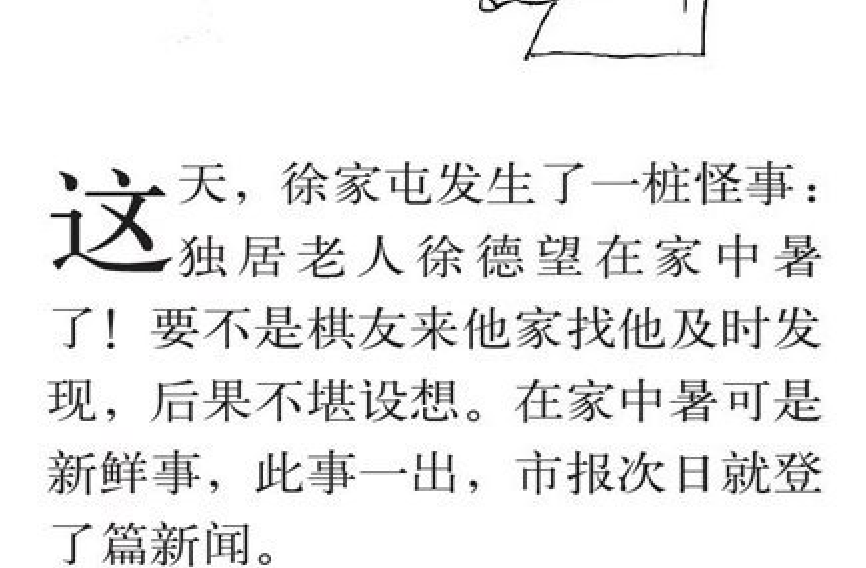
（题图、插图：潘胜奎）






# 家有空调

□杨信社



这天，徐家屯发生了一桩怪事：独居老人徐德望在家中暑了！要不是棋友来他家找他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在家中暑可是新鲜事，此事一出，市报次日就登了篇新闻。

马县长看到新闻很意外，他知道徐家屯是县里有名的模范村，这些年在村主任老徐的带领下奔了小康，怎么还有用不起空调的人家？马县长决定实地考察一下，为了不让徐主任耍滑头，直到头一天晚上才通知他。

徐主任接到通知后，立马猜到是因为徐德望在家中暑的事，于是，他当即找人把自家的旧空调连夜移机到了徐德望家，完事后还叮嘱徐德望：“老哥，千万记住，明天马县长要是问起，你就说这空调是我三年前给你安的，明白吗？”

徐德望转了转眼珠说：“明白。要是马县长问起，我就说：‘马县长，这空调是徐主任三年前为我免费安装的，徐主任可怜我孤苦伶仃，自己掏腰包照顾我，感谢党，感谢领导……’”

嘿嘿，响鼓不用重锤！徐主任一听很满意，接着又提醒徐德望，明天天气预报还是高温，要提前把空调打开，不要等马县长来了，家里像蒸锅似的。徐德望连连点头，说自己明白了。

第二天，马县长到达徐家屯的时候，虽说未到正午，可已经很热




了，街上几乎没有人，家家都躲在空调屋里避暑。马县长直奔主题："听说前几天你们村有个叫徐德望的老人在家中暑了？是不是家里太穷？"

"马县长，根本不是这回事。"徐主任纠正道，"他家的空调早在三年前我就给安上了！他就是怕费电，舍不得开……"

"呵呵，原来如此。"马县长笑着说，"走，带我去拜访一下这个徐德望。"徐主任点头说好。

很快，两人到了一座破旧的农家小院，还没等马县长开口，徐主任就皱着眉头诉苦："您看看，这房子多旧了，说了多少回给他扒了盖新的，就是不愿意，还说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这破土窝，就是不服从安排，哎……"

"哈哈，有意思。"马县长接口说，"你叫下门。"

于是徐主任便开始拍门，可是拍了很久也没人来开。徐主任忽然发现门是虚掩着的，就说，可能在外面喊听不见，去院里喊吧。两人便推门进了院子。

可在院里喊了几声，徐德望还是不出来。徐主任说："马县长您听，空调是开着的，一定在屋里睡觉呢，凉快嘛，睡得自然就沉……"说着他就到窗户根儿去看。这一看，可把徐主任吓坏了，不自觉"妈呀"一声叫了出来。马县长看徐主任如此紧张，知道出事了，连忙也上前去看，只见徐德望正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

情况紧急，两人赶紧进屋救人，可是一进屋，他们发现屋里虽然开着空调，却比外面还热！马县长反应很快，立马找到空调遥控器，把空调从制热模式换到了制冷模式，又吩咐徐主任端来一盆凉水，把毛巾浸透，给徐德望擦了起来。

马县长一边做紧急处理，一边让徐主任打 120。这时徐德望却睁开了眼睛，气若游丝地说："不用麻烦医生来了，没事了。"马县长和徐主任一看徐德望醒了，双双松了口气，不过徐主任立马又紧张起来，隐隐感觉不妙。

果不其然，马县长问徐德望："老哥，这空调不是三年前安的吗？难道你还不会用？怎么开到制热模式了？"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刚刚苏醒，脑袋还迷糊着，徐德望慌里慌张，竟脱口而出道："马县长，这空调是三年前俺们徐主任为我安的，当时徐主任是可怜我孤苦伶仃，酷热难熬，自己掏腰包，感谢党，感谢

领导……”

徐德望所答非所问，把徐主任气得不行，跺脚叹道：“不对不对，这都哪跟哪啊……”

“怎么不对了？”徐德望翻着眼睛回想了一下，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昨天我就是这么说的，你说很满意啊，怎么今天就不对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县长厉声质问徐主任。

事已至此，徐主任知道瞒不住了，只好老实交代了真实情况。

马县长一听，冷哼一声批评道：“你弄虚作假出政绩的事又何止这件？我早就怀疑你了，走吧，跟我回去好好交代交代……”

后来，徐主任受到了严厉的党内处分。

徐主任虽然很懊恼，可也没话说，他知道徐德望也不愿意这样，毕竟人家差点丢了性命呢。

徐德望呢，从此以后在村里留了个笑柄：连续两次中暑，第一次还情有可原，家里太热嘛；第二次就让人笑掉大牙了，开着空调中暑了！

好长一段时间，乡亲们一见到他就开他玩笑：“老徐，你连空调都不会用，哈哈哈……”

徐德望也不反驳，“呵呵”一笑继续走路，回到家对着空调说：“真是的，难道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你们真以为俺不会用空调？”

原来那天，徐德望故意把空调开成了制热模式，然后坐在院子里的树荫下等着演戏，等听到马县长和徐主任来了，连忙跑回屋里装中暑。

为啥演这出戏？目的就是为了揭露徐主任弄虚作假的鬼把戏，而且这假痴不癫的计策还不得罪人……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潘胜奎）

**2017年10月（上）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花瓣遇碱变蓝，遇酸变红，只要对花做些手脚，让一个心脏病人遇见一些似乎关系着自己命运的事情，他的心脏就会承受不了，富翁因此受刺激而死。整个故事中，能安排这种“巧合”之事的人，应该就是富翁的护士了。

**疯狂Q A：**(你)泥牛入海没有声，(若)字没有茬，(安)氨糖不会甜，(好)菜有滋味，(便)扁铲好烙饼，(是)柿树戴帽子，(晴)天无雷声，(天)国没有人。







# 盗马案

□刘津东





民国初年，在天津有个大财主叫周兆封，家里的独子从英国留学回来，帮着他打理家族的生意。这个周少爷有个爱好，就是喜欢骑马，家里也养了几匹好马。

最近，周少爷又重金买了一匹白马。这匹白马浑身上下和雪一样白，一根杂毛都没有，据说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周少爷很是喜爱。

这天一大早，周少爷换上了骑马装，穿着马靴直奔马厩。他一进马厩就愣住了，本来马厩里有四匹马，可现在只剩三匹，那匹白马不见了！周少爷又在院子里看了一圈，还是没有，顿时就急了，喊来了小厮。

负责照料马匹的小厮叫小顺子，他急忙从屋里出来，往马厩里一看，人也蒙了，嘴里嘀咕着："这白马昨天晚上还在呢，怎么一早就没了？"

周少爷气得骂了起来："没用的东西，这么大一匹马都能让你看丢了！"

这么一吵一闹的，周老爷、管家、佣人们都出来了。

管家连忙走过来对周少爷说："少爷，这事儿我能给小顺子作证。昨天晚上临睡前，我来马厩看了一眼，那匹白马还在呢。我又前后门都看了一圈儿，见都上锁了，门房

也都有人，才回去睡觉的。这不今天一大早，前后门都还没开呢……”

听了管家的话，周少爷稍微冷静了一下，又想了想说：“那你说，前门后门都锁着，难道这马能长翅膀飞了不成？”管家一时语塞，也答不上来。

这时，周老爷发话了，他对管家说：“你去警察局报个案，让他们派几个人过来好好查一下。”又转头对儿子说，“你也别气急败坏的，不就是匹马吗？行了行了，都该干吗干吗去吧。”

管家马上到警察局报了案，警察局长和周老爷私交甚密，二话不说就派了得力干将常探长调查此案，并限期一星期破案。

常探长跟着管家到了周府，先到了出事的马厩，一看小院打扫得挺干净，一边是一匹黑马和一匹黄马正在吃草料，另一边只有一匹红马靠墙站着。院子角落里堆放着一堆草料，旁边还放了个梯子。

常探长让管家把前一晚看到的情况再说一说，管家又原话说了一遍。

常探长疑惑地问道：“这么晚了，你还特地到马厩来？”

管家说：“平时我是不会来看的。昨天晚上，管马的小顺子来跟我说马厩的顶棚破了个洞，怕过几天下雨会漏，跟我打了招呼，去库房领了梯子和毡子要补顶棚。我临睡前过来问问小顺子修得怎么样了，路过马厩往里看了一眼，就看见那匹白马和红马并排靠墙站着。”

常探长皱着眉头说：“这就奇怪了……你带我在府上转一圈儿吧，看看有没有什么矮墙、门洞的，也许这马夜里脱缰自己跑了。”

常探长随着管家绕周府转了一圈，也没见有矮墙或是门洞。周府前门的门房有两名精壮的汉子看守，而后门只供佣人们和送柴米煤炭的进出，平时由一个老人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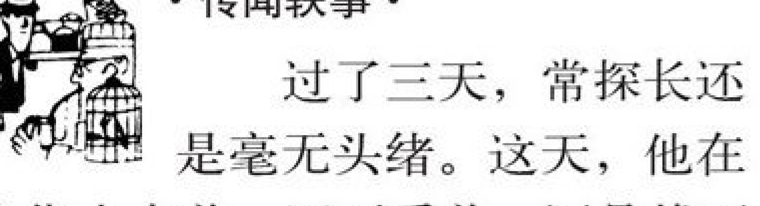
常探长走上前去，问看门的老人：“请问昨天有什么马匹车辆进出吗？”

老人答道：“昨天天刚黑，来了辆马车，是送喂马草料的，管马的小顺子给接进去的。”

常探长“噢”了一声，又问：“是几匹马拉车？他们进去多久后出来的？”

老人稍微想了想说：“是两匹黑马，身上都是泥。他们进去了得有小半个时辰才出来的。”

常探长谢过老人，跟管家说了要回去再研究研究，就离开了周府。



过了三天，常探长还是毫无头绪。这天，他在大街上走着，四下看着，还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心里烦闷，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才注意到自己这几天都没刮过胡子。他抬头一看，街道旁有个理发馆，正好进去理发刮脸。

常探长进了理发馆，正要刮脸，忽然，他从对面的镜子里看到街上有匹白马一闪而过。常探长马上跳了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是有人办丧事，买了纸马。纸扎的白马栩栩如生，不仔细看还真容易看岔了。

发现是一场空欢喜，常探长呆立街头良久，忽然他一拍大腿，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常探长好几天都没在周府露面了。这天，周老爷和周少爷正坐在书房里说话，周少爷又提起了失踪的白马。周老爷满心不悦，想着这案子也拖了快一星期了，还一点眉目也没有，就准备给警察局长打个电话，抱怨他手下出工不出力。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管家和常探长的声音。不一会儿，二人推门进来了。只见常探长穿了一身粗布衣服，戴了顶毡帽，还背了个布兜子。

周老爷一愣，随即说：“常探长，您今天唱的是哪出呀？”

常探长笑着说：“哈哈，周老板，我今天是想唱一出《狸猫换太子》。”

周老爷不明所以，疑惑地看着他。

常探长一边把粗布衣服脱下来，一边说：“我穿着这身衣服从后门进来时，跟看门的老人说我是管家找来的花匠，老人二话没说就让我进来了。可见他的眼神不太好，我跟他前两天刚见过，可他根本没认出我来。那天，老人说送草料来的是两匹马拉着车，而以墙角那堆



草料的重量来算，用一匹马拉就足够了，而且当时天色已晚，两匹马还浑身是泥……”

周老爷恍然大悟：“有一匹马是假的，进来和白马掉包了？”

常探长说：“我这几天把咱们天津卫有名的裁缝、皮匠都问了个遍，最后终于找到一位孙裁缝，他前些日子给人做了一个和真马一样的黑绒布马型，可以披在马身上，也可以在里面填上东西。我猜这帮贼应该是在马型里面装满草料，脚下安上轮子，趁着天黑，瞒过看门老人进来的，然后把马型套在白马身上，又混了出去。估计是在给白马套马型的时候不怎么顺利，所以过了小半个时辰才出去。”

这时，管家连连摇头道：“你说得不对，送草料的车走了以后，我还看见过白马呢。”

常探长笑着对管家说：“你让马厩里的人出来，我准备了一些东西放在里面，给大伙儿变个戏法。”管家一头雾水，但在得到周老爷的首肯后，还是照办了。

常探长进到马厩里，随手把门关上了，众人等在外面，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半个时辰过去了，常探长笑嘻嘻地打开门让大家往里看。管家忽然用手一指，惊呼道：“白马回来了！”

周老爷和周少爷一看，白马赫然和那匹红马并排站在墙边上，红马在外，白马靠墙。

常探长笑着说：“大家再看看。”说着，他走过去，牵着红马的缰绳往前走了几步。奇怪的是，旁边的白马也随着消失了。

还是周少爷反应快，马上喊道：“我知道了，是镜子！”

常探长赞许地点了点头，把红马牵到大家面前，只见红马的另一侧被糊成了白色，从墙上的镜子里看，分明是一匹白马和一匹红马并立而站。那天晚上，白马已经被掉包带离了周府，而管家就是被这个诡计迷惑，以为白马还在马厩里。

这时，常探长指着一旁早已面色苍白的小顺子说：“能协助盗窃白马的内应就只有你了，我刚才已经检查过了，虽然你处理掉了大部分的证据，但是那面大镜子，还在顶棚上藏着呢，正是你假装修顶棚时藏上去的。”

众人拍手称赞常探长办案如神，而常探长却喃喃地说道：“还是应该感谢那匹白纸马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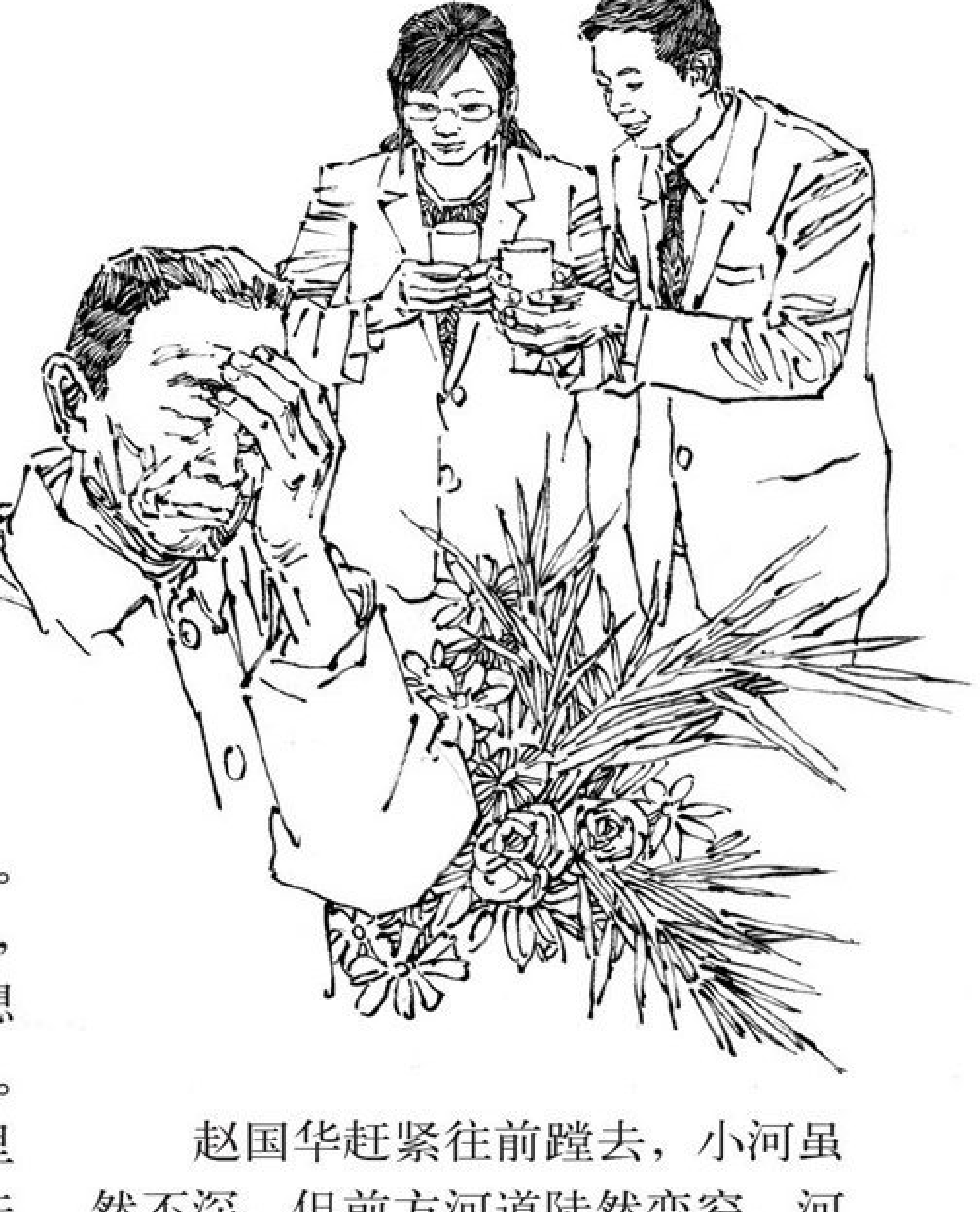
（发稿编辑：刘雁君）

（题图、插图：谢 颖）





# 英雄泪



□林明龙



赵国华是个老实巴交的汉子。这天，是他儿子满月的日子，他抱着儿子打算去岳父家一趟，想让二老看看外孙，让他们欢喜一番。

赵国华转了几趟车，行了几里路，来到一条小河边。由于前些天连降大雨，导致河水陡涨，河里的石墩全被淹了。他正发愁呢，一个同样怀抱婴儿的少妇走过来，用脚试了试水下的石墩，麻利地往前走去了。

赵国华迟疑片刻，也跟了上去。可没走出几步，前方的少妇突然一脚踏空，失去平衡，怀中婴儿竟不慎落水，河水湍急，转眼婴儿就被冲向下游。赵国华毫不犹豫地跳入河中，一把抓住了婴儿，可没想到一股激流袭来，反将自己抱着的儿子冲走了。

赵国华赶紧往前蹚去，小河虽然不深，但前方河道陡然变窄，河水更加汹涌，儿子很快就消失在他的视线中。赵国华只好先上岸，把少妇的孩子还给她，然后沿河一路寻找，可一直跑到了下游也没能找到。少妇满怀愧意，劝赵国华先去她家想办法。她说她叫桂芬，丈夫叫恒贵，是个渔夫，颇熟这一带的水路。然而，恒贵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也没能找到赵国华的儿子，哪怕是尸体，也没有发现。

赵国华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大哭起来。恩人的眼泪，也令恒贵夫妇万箭穿心。

沉默良久后，恒贵对桂芬说："把我们的孩子送给国华吧，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不能让恩人寒心啊。"

桂芬一时无法接受："可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啊。你要给钱给物，我绝不拦你……"

"给多少钱，给多少物，才能弥补国华的伤痛，你说吧！"恒贵有些火了，"我们只是把孩子送给国华养，孩子照样可以好好长大，只是不在我们身边而已。再说我们已经有老大了！"

桂芬听完，忍不住潸然泪下："算了，孩子的命是他救的，就交给他去养，我只要知道我儿子是好好活在这世上的，就心满意足了。"

赵国华对恒贵夫妻的这一决定，起初还不能接受，但见恒贵夫妻情真意切，不似虚伪，便也只好答应下来。

分别时，桂芬哭着叮嘱道："国华，从今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这孩子就是你儿子，无需让他知道我们是谁，以免让他烦心。"

赵国华也流下了眼泪："我知道。我会用我全部心血来抚养这孩子，请你们放心。"说完，他就和恒贵夫妻俩道了别，重新踏上前往岳父家的路。

待赵国华告别二老，回到家中时，妻子菊兰因产后体弱几近失明，竟也未能察觉孩子有变。赵国华这才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虽然暗地里，他仍旧为儿子之死而自责难过，不过一人承受痛苦，总比全家遭罪要好吧。

就这样，日子平静地过了三个月。有一天，赵国华一家正在吃午饭，一对老夫妇找上门来，自称是恒贵的父母。

菊兰抱起孩子，好奇地问："恒贵是谁啊？"

恒贵的父亲气呼呼地说："恒贵是谁，你去问你丈夫吧，我是来要回自己孙子的。"

菊兰不解道："你孙子？这儿哪有你孙子？你是不是找错人家了？"

"没找错，你怀里的孩子就是我孙子！虽然我儿子擅自做主，把孩子送给你们了，但他没有经过我们同意，不算数！"恒贵的父亲一边说，一边就要进门来抱孩子。

赵国华好说歹说，才把他们拦住了："你们先不要进来，我妻子还不知道这件事，容我把事情跟她讲清楚，你们再进来要人也不迟。"二老窃窃私语了一番，答应先不进来，但是孩子非要回不可，不然就

住在他家，不走了。

赵国华无奈，只好失魂落魄地走进屋去，向菊兰交代前后之事。不久，屋里便传来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恒贵的父母踮起脚尖往里张望，脸上也颇有些难过。但很快，这种难过便被一丝喜悦所代替了，因为，他们看见赵国华抱着孩子出来了。

“这是你们的孙子，抱回去吧！”说完，赵国华便重重地关上了门。



恒贵的父母抱着孩子，赶紧离开了。一路上，二老商议着今后的去向。他们来赵家抱孩子的事，恒贵和桂芬都不知情，他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赵国华这个人，以及他的住址的。如果现在就这样抱着孩子回去，恒贵一定不容。想来想去，他们决定离开故乡，南下打工，亲自抚养这个孙子。等孙子长到五六岁，与他们有了感情，再与恒贵说破此事。

南下后，他们将孩子重新取名，唤作宝栋，从此带在身边，悉心照料。六年后，宝栋已长得十分伶俐可爱，二老见时机成熟，便趁那年过年返乡之际，将孩子带回故乡。

恒贵与桂芬不知孩子来历，问是何人，父母这才将往事一一说了。恒贵一怒之下，想当下就把孩子送回到赵家，不料孩子已与祖父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哭叫之凄惨，挣扎之剧烈，令恒贵不知所措。而这一切，当然早在恒贵父母的意料之中。恒贵自知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便也只好接受现实，把宝栋留下了。

时光匆匆，转眼二十年过去了，恒贵夫妻由于经商有方，竟然白手起家，成了当地富豪。所办企业，

在市里首屈一指。

那一年，宝栋二十六岁，开始跟着父亲执掌企业的运营。

一天，恒贵把宝栋叫到办公室，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命，是一个叫赵国华的人，用他孩子的命换来的。这些事你从小知道，我就不多说了。自你爷爷把你从他身边带走后，他又生了个女儿，名叫赵丽婷。一个月前，我打听到丽婷今年大学毕业，现在正是找工作的时候，你这就去她的大学招工，务必把丽婷招到我们公司来。”

宝栋听了非常高兴，很快就将事情办妥了。恒贵让丽婷做了自己的助理，又妥善安排了她的吃住，并给予她极为优厚的待遇。

当天晚上，恒贵又将宝栋叫到自己的卧室，对他说：“我见过丽婷了，这孩子不错，你以后与她多接触，我希望将来她能做你的妻子。当然，如果你实在觉得不合适，我也不勉强。”

宝栋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有那么一刹那，他想告诉父亲，自己对丽婷一见钟情，但他还不清楚丽婷的心意，也就没对父亲坦白，随意应付了几句，便从屋里退出来了。

而经过一段日子的接触，丽婷也喜欢上了宝栋。她觉得宝栋尽管是个富二代，但本性朴实敦厚。很快，两人便谈起了恋爱。恒贵与桂芬知道后，高兴得热泪盈眶。

恒贵叹了一口气说：“宝栋终究还是当了国华的儿子啊。”

桂芬擦了擦眼泪说：“现在，可以将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两家人约个时间见上一面，谈谈儿女的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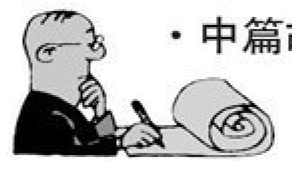
此时，饱经风霜的赵国华已经两鬓斑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以亲家的身份，在二十六年后，与恒贵夫妇重逢。

在订婚宴上，恒贵动情地说：“二十年前，当宝栋回到我身边后，我就一直感到心痛和不安。孩子已经长大，回不去了，我该怎么报答国华的恩情呢？想来想去就只有靠物质来弥补了。可当时我们也穷，所以我和桂芬一合计，就卖了房子，出去闯荡，二十年来，我们始终怀着感恩之心，奋力拼搏，到今天终于可以与你们分享成果了。”

赵国华听到这里，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个见义勇为的英雄再次流下了眼泪。相信这一次，他的泪水是温暖的。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陆小弟）



垂死的鸡挣扎起舞，这是残忍之舞，死亡之舞；浴血的凤凰双双起舞，却是智慧之舞，重生之舞。

# 鸡舞



□冷 空





## 1.待宰之鸡

北宋靖康年间的一天，丁厨师正在御膳房里忙活，他随手抓起一只鸡，往它脖子上就是一刀，然后扔在院子里。那只鸡使劲挣扎着，乱飞乱蹦，血不停地喷洒着，溅得满院子都是。

“啊——”柴火堆里突然传出一声尖叫，钻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竟是前些日子极得恩宠的英妃。丁厨师正要行礼，英妃先声夺人，一拍手，大声呵斥道：“好你个庖丁，杀鸡就杀鸡，为何手段如此残忍？”

御膳房虽在宫里，但不属于后宫，妃子擅出后宫，是杀头的罪。可妃子毕竟是妃子，丁厨师只能跪答：“娘娘有所不知，只有通过鸡临死前痛苦的挣扎，才能把五脏六腑、七经八脉的血全泵出来，没有淤血的肉，才好吃。”

英妃疑惑地问：“你倒出来不就行了吗？”

“回娘娘的话，”丁厨师说，“倒只能倒个大概，它自己挣扎，浑身肌肉都要运动，才能挤得干干净净。”

“好一个让它自己挣扎！”英妃倒吸了一口凉气，又问，“那鸡就这么傻，乖乖上你的当？我要是

它，我就不挣扎，免得血流得更快。”

丁厨师摇摇头说：“垂死挣扎，那是动物本能，这样的痛苦，不是想忍就能忍住的。”

此时，那只鸡已经跳了好一阵了，剩下最后一点点力气，又使劲扇了一下翅膀，这才一垂头死了。英妃心有余悸地说：“你这一招也够狠！”

丁厨师冷冷地说：“我堂堂男子，要连只鸡都不敢杀，那我大宋岂不要灭亡了吗？”

“说得好！”英妃豪放地一拍手，“那你就把这只鸡做给我尝尝，看肉质是不是更可口。”

“这是给皇上做的。”丁厨师有些为难，“要不小的给娘娘重新做一只？”

“慢！”英妃见他又要杀鸡，心里还是有些接受不了那血腥场面。她想了半天，正好院里堆着些树枝，就拿来绑在一只鸡的脚和翅膀上，说：“这样一来，它不至于飞那么高。”

然而丁厨师一刀下去，奇迹出现了，那鸡使劲挣扎，带动身上的树枝，竟然翩翩起舞。英妃和丁厨师顿时都看呆了。

那是英妃看过的最惊心动魄的舞蹈，也是英妃吃过的最美味可口的鸡肉。吃完饭，英妃对丁厨师说：“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就回宫，今后再见你就难了，这颗珍珠价值不菲，给你留个纪念吧。”

丁厨师急得直跳脚：“娘娘，奴才万万不敢收，将宫里的珍宝带出去，那可是杀头的罪啊！”

“也是！”英妃将珍珠收起来，笑着说，“我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没想到这一点。”

原来，皇上天天沉迷于书法绘画，外不理朝政，内不管后宫，后宫佳丽一个个拉帮结派，勾心斗角。自英妃得宠后，她便遭到其他嫔妃的嫉恨排挤，她们都联合起来对付英妃，正准备下手毒死她，英妃提前得到了消息，就好几天不吃不喝。实在熬不下去，她也豁出去了，打算潜入御膳房大吃一顿，她觉得，就算因擅出后宫杀头，做饱死鬼也比做饿死鬼强。

丁厨师听英妃说完这些，不由得脸一红，他是前几天被紧急调到御膳房来当主厨的，比他资格老、水平高的厨师，不下几百号人，但有一点，那些都是老头，只有他厨艺又好，人又年轻。听说皇后下了秘旨，费了很多心思，专门调他来这边，很多同行都怀疑丁厨师是皇





后的亲戚。

到了这会儿，丁厨师才猜出皇后的真实用意，看来皇后是故意让英妃来御膳房偷吃的，等遇到他这位年轻厨师，再来个捉奸捉双，让英妃彻底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要不然为什么调他来之后，却迟迟没有给他配助手，连挨着御膳房的岗哨也莫名其妙地被调开了呢？更可疑的是，一个太监天天过来交代，叫他好好收拾打扮，说在御膳房当厨师，首先形象要好。丁厨师当时还觉得奇怪，心想：形象再好有什么用，反正又没有人看。

听丁厨师讲完这些，英妃更感觉自己就像刚才被宰的那只鸡，人家给你一刀，就是让你挣扎，你痛苦挣扎起来，正好中了圈套，达到了对方不可告人的目的。

英妃不由得为难起来，既然皇后放她出来，再回去恐怕就难了，她肯定早已被监视起来，人家想什么时候抓，就什么时候抓，现在还没有抓她，只是在等她进一步犯错误而已。而要摆脱这些严密监视，进入戒备森严的后宫，还能有什么办法？

英妃苦苦思索了半天，还是没有主意。她只好将计就计，和丁厨师装成互生好感、还在进一步发展的样子，以此稳住暗中监视她的那帮人。

英妃一边开始拉拉扯扯地演戏，一边却对着那高大坚固的后宫围墙发愁，心想这下多半是凶多吉少，那里别说人，连蚊子也是飞不进去的。





## 2.宫中突变

不料没过几天，“哗啦啦”一阵巨响，一队人马冲进了后宫，那后宫的重重大门，竟像纸糊的一般脆弱。

掌灯的时候，才有第一个人来御膳房，竟是皇后本人。只见皇后

衣衫不整，而且是来端菜的！英妃和丁厨师这才知道，金兵已经攻占了汴京，文武百官无一幸免，连皇帝也被抓住了！金兵占领了后宫，在里面大肆奸淫掳掠。他们故意羞辱皇后，糟蹋累了，就派她来端菜送饭。

“我对不起你，妹妹！”皇后悔恨地说，“不过这样也好，你倒幸免于难了。这个厨师是我万里挑一的，手艺好，人也俊，你们一起远走高飞，从此过好日子去吧。”

“说啥呢！”英妃红着脸说，“你不是准备了害我的毒药吗？正好，咱们毒死那些金狗！”

“那都是骗你的。”皇后悲哀地说，“整个皇宫，查得最严的就是毒，别看我贵为皇后，若用毒药害人，立即要被凌迟处死，我哪敢啊！我的真实目的，就是不让你吃饭，让你饿得受不了就往厨房跑……”

英妃也不再计较这些了，一拍桌子说：“咱们藏着家伙进去，鱼腹抽剑，先干掉一个最大的！”

“我不敢。”皇后怯弱地说，“妹妹，你别看我平时凶，其实我胆子很小，真要下手，连只蚂蚁我都捏不死的。”

“我去！”英妃大义凛然地说，“把你这身被撕烂的衣服换给我；丁厨师，你去找条皮鞭，照皇后的伤这样抽我几鞭子，我俩长得很像，金狗肯定认不出来。”

“要去我去！”丁厨师怒道，“让你一个女人出头，那我大宋就真该灭亡了！”他拿起菜刀，眼中满含怒火，“真后悔当年没有学杀人，只学了这毫无用处的杀鸡！”

“哈哈！这里还有个好漂亮的厨娘！”一个金兵突然走进来说，“不过老子现在对女人毫无兴趣，还是赶紧弄点吃的比较实在。咦，鸡肉真不错！来人啊，把这厨师两口子一起带走！”

原来金兵也不知道宋军那么没战斗力，稍一攻打，就把汴京给攻下来了。他们既觉得意外，同时又觉得恐慌，怕全国各路的宋军都来救援，他们将死无葬身之地。为首的将领经过权衡，下令立即带着金银财宝和被俘的皇室成员离开。

可怜大宋皇宫里，平时一颗珍珠都带不出去，现在数不清的宝物却被一车一车地往外运。然而最可怜的，还是皇帝本人，以及他那已经退位的皇帝老爹。

金兵仓皇逃离汴京，向北走了几百里，这才下令扎营休息。他们把皇后弄来调戏，让她唱歌陪酒，

而且必须唱一些不堪入耳的歌曲；接着又把两个皇帝用绳子牵出来，对着钦宗说："你婆娘都唱歌了，你们该跳舞啦！"

两个皇帝自然不跳。推推搡搡中，徽宗的鞋子掉了，他赤着脚正好踩到被打碎的盘子上，不禁痛得跳了起来。金兵头领一看：有了！他让手下弄来块大铁板，用火烧烫，然后让人把两个皇帝的鞋子脱掉，推到那块铁板上。两个皇帝立即被烫得双脚乱跳，脚一刻也不敢停。金兵看着，纷纷哈哈大笑。这时，又有人想出损招，给两个皇帝手臂上绑些树枝，这样跳起来就更"优美"了。

鸡舞！英妃心中一凛，立即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大喊："皇上！您不能跳啊！坚持住，为了我们大宋的尊严！"

"娘的，你来试试！"钦宗忍不住骂道。大概因为铁板越来越热，他跳得比刚才更欢了。

"是呀！"金兵不怀好意地说，"你这个小娘子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去试试。"

"试试就试试！"英妃说着就要往铁板上跳。

"慢！"一个金兵头领拉住她，上下打量着，说，"这么漂亮的小娘子，上去就烫伤了，狼主会心疼的。这样吧，让你丈夫试试。"

"我丈夫？"英妃摸不着头脑，心想我丈夫就在铁板上啊。

"对呀，你丈夫！"金兵邪笑着说，"就是那个长得俊、手艺好的厨师。来人啊，把那个汉人厨师带上来！"



"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货！"钦宗怒了，"朕……"他话没说完，金兵的鞭子就过来了，打得他抱头鼠窜，一直蹿到帐篷的边上，又被金兵推搡回来。



这时，金兵把丁厨师也押了上来。“我自己来！”丁厨师挣脱金兵，不屑地说，“不就是炮烙之刑么，有什么了不起！”

“好！”金兵头领说，“你们两个，谁敢上去，谁就是这个美人的丈夫！我们保证不动这个女人，大家说好不好？”

“好！”所有的金兵都附和道。

“那我不能上去！”丁厨师说，“这是对我们皇帝的大不敬！”

“两个都上去吧！”金兵从后面一推，丁厨师和钦宗同时上了铁板。情急之下，丁厨师赶紧跪在铁板上，说：“皇上，请站在我身上！”

钦宗皇帝愣了愣，有些感动地说：“爱卿快起来，这铁板这么烫，不要趴在上面。”

丁厨师膝盖和手被烫得滋滋冒烟，但仍然纹丝不动，喊道：“为了我大宋的国威，请皇上快站到臣身上来！”

英妃眼含热泪，跪下说道：“请皇上站到庖丁身上！”其他宋朝俘虏见状，也都纷纷下跪，说：“请皇上站到庖丁身上！”

金兵头领看宋朝俘虏被丁厨师的行为鼓舞得同声共气，害怕他们会团结起来反抗，赶紧一把将丁厨师拽下来，说：“好，你赢了，这个美女归你。”他又一脚把钦宗踹开，说，“你这个懦夫，一边待着去吧！”

## 3.威风全灭

金兵吃饱喝足闹够了，也就散了。接下来的日子，他们果然不再调戏英妃，但对其他人却是变本加厉。

丁厨师由于手脚被严重烫伤，不但做不了饭，而且连行动都困难，金兵就让英妃照料他。丁厨师诚惶诚恐，英妃小声训斥他：“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这些？赶紧想办法救皇上！”

“办法倒有一个！”丁厨师皱眉说，“就怕娘娘您不愿意。”

“我愿意！”英妃命令道，“快说！”

“我是北方人，以前也被金兵俘虏过一次，但他们后来把我放了。”丁厨师说，“其实金狗以前抓到人，无非是充当劳役，只要你好好干活，他们一般不会折磨你。现在却不一样了，俘虏怎么痛苦，他们就怎么来，就因为我们像那只鸡一样，痛苦挣扎才会大出血，这才能将所有好处都给他们。”

英妃疑惑地问：“那你上次是怎么跑掉的？”

丁厨师说："上回，我们一共五个人被抓，金狗让我们盖房子。这五个人中，只有我是无爹无娘的孤儿，其他四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天天都给金狗送钱，金狗得了好处，倒真不怎么催他们干活，而是处处都欺负我。但问题也渐渐出来了，一次一个金狗喝了酒，竟将他们中最有钱的那个暴打了一顿，又拔出刀，说让他父母赶紧送一百两银子来，不然就杀了他。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到后来房子盖完了，



金狗见我没什么油水可榨，就把我赶了出来。而他们几个却一直没被放，后来生死不明。"

"你的意思是……"英妃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感觉这次也是一样。"丁厨师继续说道，"这次被俘的人中，只有我们两个，金狗以为是厨师和厨娘，基本上没怎么侮辱和折磨，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普通人，榨不出什么油水。而其他的人，都是抽一鞭子交一件首饰，踢一脚掉一颗珍珠，他们何乐而不为？最可怕的是，现在皇上在他们手里，我们汉人又注重名节，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如果他们折磨皇上，朝我大宋索要金银财宝，甚至江山社稷，那我们整个国家岂不是都要被他们榨干？"

"对啊！"英妃也明白过来，"昨天我还见到几个妃子主动去讨好金狗，给他们揉肩捶背，还悄悄商量着什么，这风气要是蔓延开去就麻烦了。"

丁厨师点点头，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屈服！"

过了几天，英妃给钦宗送饭，钦宗看见了，心里还是有些不爽，说："我不吃！"

英妃仍然将碗递给他，钦宗不

接。

“爱吃不吃！”英妃突然跳脚大骂，“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还是皇帝吗？一个可怜的俘虏而已！你还能给人加官进爵吗？还能赏人奇珍异宝吗？你自己都一无所有，只剩一副臭皮囊了！”她越说越激动，将碗“哐”的一声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干什么干什么！”一个金兵头领跑过来，说，“你为什么不让他吃饭？”

英妃装着朝金兵头领告状的样子说：“小的伺候大人你们就够累了，他一个俘虏，还给我摆架子！”

“不要这样。”金兵头领说，“人家好歹是皇帝嘛！”

“在位的才叫皇帝。”英妃鄙夷地说，“他都这个样子了，还是什么皇帝？当官的那点花花肠子，我能不知道？都盼着他俩赶紧死，好自立为王呢！到时候整个天下，那叫一个乱……”

“这……”金兵头领突然皱起了眉。

这天，英妃又去送饭，听见金兵们在商量，说要不把这皇帝放了，这些汉人要真乱了，没了个领头的，谁来帮他们横征暴敛、巧取豪夺？

英妃掐指一算，自从那次闹过之后，徽钦二帝已经整整十二天没挨打了，以前是天天挨。金兵不但不羞辱他们，而且要求大家要尊敬宋朝皇帝，然而越来越多势利的妃子，宁愿讨好金兵一个小头目，也不把两个皇帝放在眼里了。

一个金兵头领沉思许久说：“还是不该带那个厨娘，她不懂皇宫的规矩，率先把皇帝的威风灭了。我看还是把他们夫妻俩放了吧，不然不知道还要惹出多大的乱子呢。”

## 4.惊人一刀

第二天一早，众人继续北行。一个金兵头领突然叫住丁厨师和英妃说：“你们两个可以走了。”

“去哪儿？”英妃故意装得一脸迷茫。

“爱去哪儿去哪儿。”金兵头领说，“回你们自己的家，过日子，生娃娃，好不好啊？狼主是有情有义的，你们给我们做了这么久的饭，该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我要举报！”皇后突然冲了出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大王，我举报她，你能把我放了吗？她根本就不是厨娘，她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是这样的……”

金兵们听完，不禁个个大跌眼

镜，惊叹不已，大宋皇帝的后宫，竟然有这么复杂的斗争。

“给我搜！”金兵头领一声令下，立即有金兵从英妃身上搜出那颗价值连城的珍珠。

丁厨师见了，顿足长叹道：“你还带着这个干什么？”

“我……”英妃红着脸低声道，“我想若能脱离虎口，把它卖了，咱们就可以过好日子了。”

丁厨师叹道：“只要你有放不下的，就会被对方抓住弱点。”

“真狡猾呀！”金兵头领说，“一个妃子，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躲了这么久，还差点被我们放走了！”

“关键是……”其他几个金兵头领都奸笑着说，“这样美若天仙又冰雪聪明的一个可人儿，归谁好呢？我们不至于为她打起来吧？”

“谁和我抢，我立即就和他打起来！”一个金兵头领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说。

“老子就要同你抢！”另一个金兵头领像是喝醉了，说道，“这女人我喜欢，你们都不准同我抢，否则老子六亲不认！”

“我来把她杀了！”丁厨师突然挺身而出，说，“各位狼主，红颜祸水，这女的太狡猾，还是趁早杀了，不然不知她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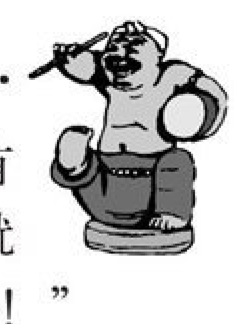
“你舍得？”金兵头领们纷纷表示不信，“我们都看得出来，其实你喜欢她呢！你真舍得拿起你的菜刀，像杀鸡一样把她杀了？那我们倒要开开眼界。”



“那还不简单！”丁厨师冷冷地说，“我就要像杀鸡一样，一刀下去，就把她杀了。”

“那你杀，那你杀！”金兵一齐起哄。

“拿刀来！”丁



厨师拉开架势，“不要菜刀！拿把最长的刀来，杀着才过瘾！”

“拿我的刀去杀！”一个金兵正要递刀，金兵元帅突然喝住他，说：“你脑子长狗身上去啦？全部退开，把他围起来，然后给他一把菜刀。”

金兵们顿时回过神来，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递菜刀也小心翼翼了，好几个金兵还拔出了刀，随时防备丁厨师生变。

“杀呀！”金兵元帅喝道。现场的空气立即凝固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丁厨师和英妃。

丁厨师拿着菜刀，慢慢走到英妃的身旁，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英妃，而英妃的眼神竟也毫无畏惧。突然，丁厨师一把揪住英妃的头发，把她拖到旁边空地上，举起菜刀，往她脖子上就是一刀，鲜血立即喷涌而出，英妃软软地倒了下去。

“可惜啊！”一个金兵头领看着英妃，惋惜地说。

就在这时，丁厨师突然拿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也倒了下去，刚好倒在了英妃身上。

“原来他们是要殉情！”金兵们这才恍然大悟，顿足大呼，“狡猾，果然狡猾！”

“看什么看！”金兵元帅突然大怒，朝其他人吼道，“有种你们也殉情啊！没种就赶紧滚，跟老子回上京去！”

## 5.劫后余生

金兵大军终于走了，荒芜的田野上，只剩下丁厨师和英妃静静地躺着。

突然，英妃轻声说道：“他们已经走了。你的伤口怎么样了？我的已无大碍。”

丁厨师挣扎着坐起来，痛心疾首地说：“我一个堂堂男儿，不敢和金兵拼个你死我活，却靠这样的小伎俩苟且偷生。我刚才真该放手一搏啊！”

英妃赶紧起身，按住他的伤口说：“你看你一激动，脖子又流血了。”她一边给丁厨师包扎伤口，一边说，“活下来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明白你的计谋，要不然我不会那么平静，我知道只有自己不害怕、不紧张，你一刀下去，才不会割到我的要害。况且，我家世代行医，我知道人的血管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割中，当然，我更相信你的刀法。我还知道，你怕金狗发现我没死，就赶紧装作殉情，挡在我的身上。”

丁厨师叹气道：“小时候我学

当厨师，师父天天让我杀鸡。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最大的噩梦就是手法不好，杀不死鸡，我刚开始时也是如此，割得那鸡脑袋都快掉了，谁知一松手，鸡还是跑了。到后来，好不容易算练出来了，十刀下去，九刀不落空，可师父对我说：'我再教你个法子，一刀下去，让它走九步死就走九步死，让它走十步死就走十步死，让它一直跑一直跳，血流光了再死，它绝对不会剩半滴血活下来。当厨师的，怎么能杀只鸡还没把握让它怎么死呢？这可是当厨师的大忌！'"



丁厨师喘了口气，继续说道："刚才我只要能击中金狗一下，我敢保证，一定能让他死！"他转头深情地看着英妃说，"但我放不下你，我怕我死了，他们会报复你、折磨你……人一旦有了放不下的东西，这个人就注定要失败。"

英妃柔情地说道："你向金兵要一把最长的刀时，我就明白你想要干什么了，可惜被那个金兵元帅察觉到了。不过，金兵不是鸡，杀他们哪有那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忍辱负重是必须的，你不必太过自责。而且，就算你失手真把我杀了，我也无怨无悔！"

丁厨师感动得拥住英妃说："等我们的伤都好了，我们一起练武，今后让我们的孩子也练武，早日杀光金狗！"

两人相互搀扶着，艰难地站了起来，然后肩并肩蹒跚着走向南方，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家乡。他们迈着艰难的步子，看起来像是在跳舞，但那不是鸡舞，那是浴火重生之后世上最美的凤凰之舞。

（发稿编辑：朱　虹）

（题图、插图：杨宏富）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神探夏洛克·**

## 邮轮上的疑案

夏洛克应邀与世界传媒大亨们一起，乘坐豪华邮轮去日本游玩。

等进入日本海域，众人纷纷挤上甲板，想看看这个岛国的面貌。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别说白雪皑皑的富士山，连小片陆地都看不到。见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大家又重新回到客厅。这时，德国传媒集团的总裁惊叫起来，他的公文包不见了！那里面除了大量现金、信用卡和空白支票，还有许多机密资料和信息。

夏洛克找来船上所有的护卫，经过仔细回忆，每个人都互相证明了自己刚才都在甲板上。也就是说，偷走公文包的人只可能是船上的船员。

夏洛克又把船上的五名船员叫过来一一询问。船长说，刚才他在驾驶舱里一直没走开过，有录像可以作证；技师说他一直在机械舱保养发动机，好让发动机能一直保持 37 节的速度，可是没人可以证明；电力工程师告诉夏洛克，他刚才在顶层甲板更换日本国旗，挂上去以后发现挂倒了，于是重新挂了一次，有国旗可以作证；还有两名船员说他们在休息舱打牌，互相可以作证。

夏洛克听完，立刻指出了其中一个人在说谎，并且让他交出公文包。聪明的读者，你知道谁在说谎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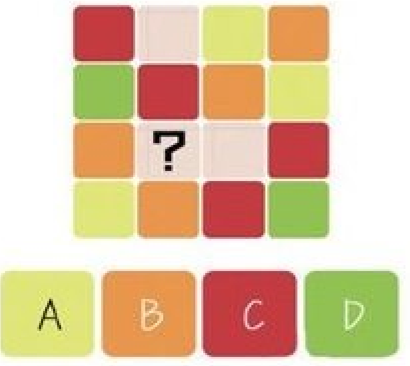
**超级视觉**

一个户外摄影师偶然间捕捉到这样一个神奇瞬间：蓝色的蝴蝶逗留在叶片上，张开了翅膀，翅膀上花纹的样子，酷似一双眼睛，直直地看着你。



**思维风暴　来考考观察力**

你能看出图中色块的排列规律吗？请问图中“？”的位置上应放置什么颜色的色块呢？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2. 您可登录 http://t.cn/RC6nVhV。

3. 购买 2017 年 11 月上《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 P61。





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刚渡过难关的时候，因为得意，疏忽，想当然……许多对手也看准了这点，虚晃一招，紧接着就是致命一击！

# 要命的虚招

■ 刘墉



## 一

张太太是一家银行保险箱的客户。这天，张太太从保险箱房间尖叫着冲出来，大喊着有人偷了她保险箱里的珠宝，接着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银行经理赶紧过来说："不会吧？我们的保险箱有三道铁门，外面又有警卫，而且每次进去都要客户亲自盖章的。张太太，您该不会自己把东西拿出去，忘了吧？"

经理叫来负责客人出入登记的王小姐，和她核实情况。王小姐说："昨天这位太太来过两次……"

"你胡说！"张太太"霍"地站了起来，怒目圆睁，"昨天我明明只进去过一次，你为什么说是两次？"

"别急！别急！"经理安抚着张太太，又对王小姐说，"去把出入登记调出来，进去几次，盖过几次章，一看就知道了！"

查完登记，王小姐笑着说："张太太，是您记错了！您昨天是进来过两次，不信您看看，这儿有两张单子。"

张太太一把抓过单子，仔细比照，突然冷笑一声，将单子举到王小姐面前："有一张是假的！"

王小姐的脸色一下变得惨白。经理接过两张单子，比对之后，抬头瞪着王小姐："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两个图章不一样？你没有核对吗？"

"我核对了其中一张，可是这位太太人都没出大门，又转身回来要进去，我说得重新盖章，她就又盖了一



张，我心想她才出来，不可能有错，还帮她填了日期，没核对就让她进去了，哪里想到后盖的一张会是……”

“你少血口喷人！”张太太指着王小姐，又转过身，对着经理吼道，“我要告银行，你们监守自盗！”

这件事发生时，监控设施还没有普及，没法查证谁说的是事实。银行为了声誉，只有偷偷赔钱摆平了这件事，解雇了王小姐。

张太太则依然用着那个保险箱，且存进了更多的金银首饰……

## 二

一队学员在丛林中进行作战训练，训练结束后，有一场检验成绩的作战演习。

学员们都信心满满，可是教官却说：“你们不要得意，我敢说，有不少人会掉进我挖的陷阱！”

大家觉得教官是在说笑，有人说：“我们也是挖过陷阱的，不论多么高明的陷阱，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等着瞧！”教官笑笑，“我挖的陷阱不会很深，但保证你们会掉下去，而且就算爬出来，也赖不掉！”

演习结束了。当到达集合地点时，学员们都捂着鼻子，一片狼狈，因为许多人掉进了陷阱，而陷阱里堆了粪。

大家都纷纷感叹：“教官实在太毒了！他居然让两个陷阱紧挨在一起，我们跳过一个，心里正高兴，却掉进了下一个！”

## 三

古时候有一种非常狠毒的武器，许多高手都因之丧命。

那武器看起来只是一根不起眼的棍棒，当敌人打来的时候，高手往往能见招拆招，闪过攻击，抓住棍棒。

但当高手抓住棍棒的一端，以为可以夺下的时候，敌人突然往回一抽，棍棒就变成了两半，而握在敌人手里的那一截，竟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尖刀！高手抓住的，只相当于刀鞘。接着，敌人看准时机向前一捅，插入高手的要害……

## 四

公元1272年，蒙古人南下，宋朝大将张贵建造了一百多艘特殊战船。当两军交战，张贵的士兵站在船边迎敌。

骁勇善战的蒙古人，闪过船边的防守，纷纷跳上张贵的船，以为就要把船夺下，谁知他们不是跃上甲板，却是跳进了深水中。

原来，张贵造的船是无底船，只有船的四周有甲板，中间则像个游泳池。结果跳上船的蒙古人，不是掉进水里淹死，就是被站在四舷的军士射杀或生擒。

（推荐者：小　古）

（发稿编辑：王　琦）



·诙段子·

## 男女知识问答

◆ “为什么女生在被表白、被求婚的时候总是会捂嘴？”

回复：这样别人才看不出自己说的是OMG（我的天），还是WTF（啥玩意）。

◆ “为什么女人总骂男人不是好东西，但还是会喜欢男人？”

回复：真心想买的都是挑三拣四的主，一直夸好的那是托儿。

◆ “什么东西女人觉得很好看，男人却并不认同？”

回复：其他男人。

◆ “之前总爱撩我的一个男生，最近突然不理我了，这是咋回事？”

回复：大面积撒网，选择性捕捞，你被放生了。

◆ “如何判断一位女士真的吃饱了？”

回复：直接问她“你吃饱了吗”是男性常见的错误。无论饱没饱，你得到的答案都会是吃饱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暗中观察她补口红没有。如果补了口红就说明的确不想再吃了，女人绝不会浪费自己的化妆品。

（推荐者：浪里个浪）




## 那些稀奇古怪的Wi-Fi名字

@被晒黑的猫：“连上我的热点，你就是我的人了。”

@LIN－林：“你所连的Wi-Fi已欠费停机。”

@我叫没鼻梁：“搜到爹了吧。”

@二院小队长：我的Wi-Fi名是“叫声大爷”，密码就是daye，哼哼。

@李佩洋：Wi-Fi没密码，网速还特快，整天都能用，我还挺奇怪这家伙咋不上密码呢？一看名字，释然了：“土豪的馈赠”！

@啊哈：“喂，你踩到我信号了！”

@M－ivory：在我们经管大楼教室搜到的：“连我你就考不上”。

（推荐者：蜜　咪）

（本栏插图：孙小片）

# 逆天回复

◆ 假如我又丑又穷又矮又笨，你还会爱我吗？

回复：你觉得你还用假如吗？

◆ 浑身都是优点但是不爱你的人，和浑身都是缺点但是非常爱你的人，你会选谁？

回复：都不选，我有密集恐惧症。

◆ 当对方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最无助、最无能为力？

回复：王炸！就剩一张牌啦！

◆ 某男一大早上班魂不守舍，同事关心地问道："怎么啦，昨天晚上你说去洗浴中心，该不是被老婆发现了吧？"

某男黯然摇头说："不，是发现了老婆……"

◆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好难！

回复：工作后，就连一场说走就走的下班都不行。

◆ 食品包装上印的，没一个是真的！

回复：有一个，图片仅供参考。

◆ 中国足球队：对不起！

回复：一句话，一辈子。

◆ 现在的年轻人一般如何得知国际形势？

回复：晚上撸串的时候，听听隔壁桌怎么说。

（推荐者：小尘尘）

# 有些谚语我不信

◆ 吃人的嘴软。

我不信。能把人吃掉的动物，都长有坚硬的牙口。

◆ 人瘦脸皮黄。

我不信。女人们瘦身恰恰是怕成为黄脸婆。

◆ 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

我不信。因为常听人说，他总被"穿小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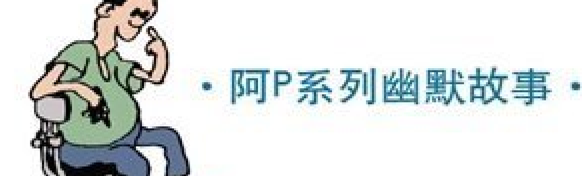
◆ 人微言轻。

我不信。现在在微博上说话动静可不小。

◆ 路不平，众人踩。

我不信。路不平，都会绕着走。

（推荐者：一　言）







# 游戏赢家

■水　沐

小兰最近火气很大，动不动就朝阿P发脾气。这天，小兰把脏衣服往地上一扔，气愤地说："阿P，你也上班，我也上班，凭什么我天天给你洗衣服？我要抗议！"

阿P赶紧讨好地说："亲爱的小兰啊，我不是天天买菜做饭吗？要是我再把洗衣包下来，我还算是个男人吗？万一传出去，还不让我那帮朋友笑掉大牙？"

小兰把头一抬，说："这样吧，我们来玩个游戏，你赢了，今天衣服还是我洗；输了，衣服就归你洗！"说完，她拿起茶几上的一小盒饼干，叫阿P藏起来，自己一脚跨到了门外。

阿P有点哭笑不得，这不是小孩子的游戏吗？玩就玩吧。他想了想，拿着饼干盒就往厨房跑，小兰平时很少烧菜，饼干盒放在厨房的调料中，鱼目混珠，想必小兰找不出来，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暗暗得意。

藏好后，他打开门，小兰一进门就往厨房奔去，只三两下翻找，就把饼干盒找出来了。小兰得意地说："怎么样？我厉害吧？告诉你吧，你摆弄调料瓶子，弄了一手的胡椒味，以为我闻不出来？"

原来是这样！阿P输了，只好乖乖地拿起衣服去洗，边洗边在心里盘算，明天该把饼干盒往哪儿藏。

第二天晚饭后，小兰又把饼干盒递给阿P说："开始游戏吧！"小兰出去后，阿P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将饼干盒藏在枕头里，然后又跑到厨房转了一圈，摸了一手的胡椒味，才出来开门。

奇怪的是，小兰没有进厨房，却径直来到卧室，将阿P的枕头一翻，就把饼干盒给找出来了。阿P惊得目瞪口呆，说："你、你没闻到胡椒味吗？"

小兰笑得前仰后合，捂着肚子说："你傻呀，厨房里藏过一次被我找到了，你还会藏那儿吗？跟了你这么多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儿声东击西的招术呀？"

阿P彻底蔫了。小兰找得这么准，那以后洗衣服还不都是自己的活了？不行，得找个隐蔽的地方。突然，他的目光落在客厅两只大音箱上，那是当时两人结婚时买来的，现在成了空摆设。阿P知道，拧开后盖的螺丝，里面是几只喇叭和几根电线，装个饼干盒根本不成问题。他越想越得意，洗着衣服不禁哼起了小曲儿。

第三天，等小兰站到门外后，他就摸出螺丝刀开始行动。还别说，这方法真是妙，小兰翻遍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果然没找到音箱里的饼干盒。一个小时后，小兰终于败下阵来，说："好吧，我认输，这衣服归我洗！"

不用洗衣服的感觉真是爽啊，不过阿P还是有点担心，不知道不洗衣服的日子还能过几天。幸运的是，一连过了三天，小兰都没有找到音箱里的饼干盒，到最后，她连找的动力都没有了，赌气说："衣服我洗就我洗！不过你要告诉我，到底把饼干盒藏到哪儿了？"

阿P可不是傻瓜，说："那怎么行？我告诉你了，你再叫我洗衣服，我不是自讨苦吃？"

于是，阿P成了这场游戏的终极赢家，从此之后，小兰没再让阿P洗过衣服，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一转眼快要过年了，这天晚上，小兰洗好衣服，坐到阿P身边，说："老公呀，你看，都快要过年了，你该拿点钱出来，让我添置一点年货吧！"

阿P苦笑着说："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给你了，你每月就给我那点零花钱，我哪来的钱给你添置年货呀！"

谁知，听了这话，小兰"霍"地站了起来，气呼呼地说："不给是吗？那好，我倒要看看你是真没

钱还是假没钱！”说着，她找来工具箱，取出一把螺丝刀，径直就走到音箱前，去拧音箱后盖的螺钉，只三两下，就从音箱里拎出一叠钱。小兰把钱摔在阿P面前说：“我问你，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

“啊，老婆，你都知道了？”

原来，小兰无意中发现阿P将私房钱藏在枕头里，过段日子她再去翻找时，却发现阿P又转移了。她这才知道，阿P单位里涨了工资，却瞒着自己。于是，她想用藏饼干盒的办法找到阿P藏私房钱的地方。

那前两次，小兰是怎么知道阿P藏饼干盒的地方呢？原来，她曾看过一个猫眼倒装的故事，于是提前请来师傅，临时把大门的猫眼倒装了……第三次，阿P把饼干盒藏进音箱，小兰看到了以后按兵不动。果然，阿P将私房钱也转移到里面，



心想彻底安全了。他以为自己是游戏赢家，没想到小兰才是真正的赢家呀！

阿P赔着笑脸拉住小兰说：“我阿P自诩聪明，没想到我的老婆更加聪明！真是‘既生兰，何生P’哇！老婆大人饶命，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发稿编辑：王　琦）

（题图、插图：顾子易）

·本刊信息传真·

## 阿P系列幽默故事征文

阿P系列幽默故事栏目开辟二十多年来，深受读者欢迎。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本刊再次面向全社会征稿，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阿P，把您身边的阿P故事写得更精彩，更有现实意义和典型意义。

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至绿版编辑部信箱：gushihuilvban@sina.com，请在主题上注明“阿P故事征文”字样。

# 馋嘴的二毛

■ 张春风

二毛和大头是同事，住楼上楼下。平日里，二毛十分嘴馋，又特别抠门。

这天晚上，大头老婆做了一道糖醋鲤鱼，刚摆上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二毛。进门后，二毛直接看向饭桌："呀，吃饭呢！"

大头赶紧拉他进来："来，一起喝一杯……"二毛求之不得，立刻坐了下来。

二毛走后，大头老婆气呼呼地说："每次都来蹭吃蹭喝！"大头叹了口气说："都是邻居，又是同事，能怎么办？不过，他怎么知道你做了好吃的？"老婆想了想说："对了！我买菜时碰见他了，以后，我得防着点！"

几天后，大头和老婆打扫屋子，忙到老晚才闲下来，早就过饭点了。



大头说："冰箱里还有点羊肉，咱吃葱爆羊肉吧！"老婆同意了。

很快，一盘香喷喷的葱爆羊肉上桌了。大头刚倒了一杯酒，门铃又响了，还是二毛。一见葱爆羊肉，二毛几乎两眼放光："在吃饭呢？刚好，我也没吃呢，嘿嘿！"大头只好又把他请上了桌。

二毛走后，大头老婆越想越气："这个二毛，怎么每次都掐着点来呢？是不是太奇怪了？"大头也很无奈。

一周后，大头老婆炒了个青椒肉丝，发现家里没盐了，就让大头去楼上的二毛家借。

大头刚到门口，就听二毛老婆在屋里说："你躲在厨房干吗？"二毛说："今天，大头家炒的是青椒肉丝！"二毛老婆吼道："就想着吃，快把咱家烟道修好，天天漏烟烦不烦呀！"

二毛哈哈大笑道："漏烟多好，大头家烧什么菜我都闻得到，总能去蹭吃蹭喝！"

（发稿编辑：朱 虹）





# 美女与青蛙



■拉姆 · 达斯

一天，有位老人正在街上走着，突然听到有个细细的声音说：“喂，你能帮帮我吗？”

老人向四周望了望，一个人都没有，于是他继续往前走。这时那个声音又说：“喂，你能帮帮我吗？”



老人再次停下脚步，望了望四周，还是一个人都没有。这次他仔细地在周围搜索起来，终于发现人行道上趴着一只青蛙，刚才正是它在说话。

老人揉了揉眼睛，又捏了捏自己的胳膊，确定这不是在做梦。虽然老人觉得跟一只青蛙说话实在尴尬，但出于好奇，他还是开口问道：“刚刚是你在跟我说话吗？”

出人意料的是，青蛙答道：“是啊！你能帮帮我吗？”

这下，老人更加好奇了，于是问青蛙：“你要我怎么帮你？”

青蛙说：“是这样的，我受到了诅咒，才变成一只丑陋的青蛙。如果你吻了我，就能帮我解除身上的诅咒，我就会变成一个美女，我会爱你、好好照顾你，陪你共度良宵，满足你一切需要。简单地说，如果你能帮我解除诅咒，我会让你过得幸福快乐。”

老人站在那儿想了想，然后毫不犹豫地弯下腰，捉起青蛙放进了自己胸前的口袋，接着继续向前走。

他刚走了几步，青蛙在口袋里提醒说：“嗨！你忘记吻我了。”

听到这话，老人停下脚步，笑了笑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有只会说话的青蛙陪我聊天，可比有个美女在身边更有趣。”

（推荐者：火箭熊）

（发稿编辑：王　琦）








# 智能系统

■ 木小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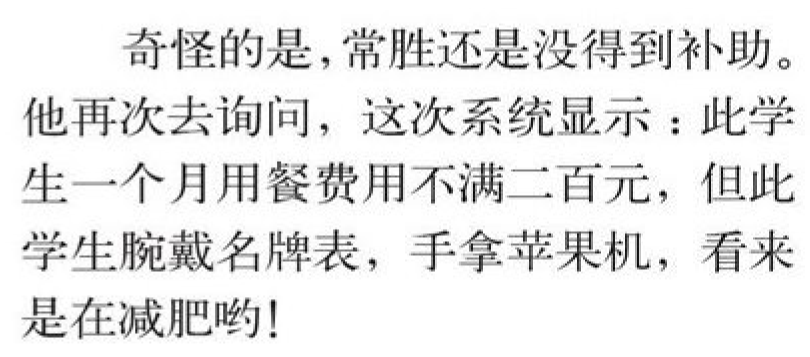


富二代常胜听说学校安装了最新的检测系统，每月在食堂就餐不满二百元的，可以得到五百元生活补助。正好最近家里对他的零用钱卡得紧，常胜便动起了心思。

第一个月，常胜在食堂吃饭，大概快到二百元的时候，就转到校外就餐了。可到了月底，学校并没有发给他补助款。他不甘心，到学生事务中心去问，负责的老师查了一下，只见电脑上出现了一行字：此学生很少在食堂就餐，仅有的几顿饭，每顿都在二十元以上，此生很富裕哟！

常胜不服，一个破电脑系统，哪有人脑聪明？

第二个月，常胜干脆跟着同班拿补助的同学一起去食堂吃饭，对方吃啥他吃啥。



奇怪的是，常胜还是没得到补助。他再次去询问，这次系统显示：此学生一个月用餐费用不满二百元，但此学生腕戴名牌表，手拿苹果机，看来是在减肥哟！

我的妈呀，系统还有眼睛呢！但常胜不信邪，还真跟系统杠上了。第三个月，他把贵重物品都锁了起来，甚至还买了一部非常便宜的手机。

谁知，他还是没有得到补助，相反他多次被老师找去谈心，问他最近一个月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解地说：“没有呀！”但老师还是旁敲侧击地跟他沟通，甚至要去找他的父母。

常胜怒气冲冲地跑到学生事务中心，要他们就这件事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老师打开查询系统，电脑上立即跳出了一行字：此学生一个月用餐花费不满二百，此前的名牌表、苹果手机都不见了。老师们注意了，此生有赌博或陷入校园贷的嫌疑哟！

（发稿编辑：刘雁君）





# 认死理

■ 李频道

犟叔是个地道的庄稼汉，爱惜庄稼如同自己的生命。犟叔还是个认死理的人，一旦认了死理，十头牛也别想拉回来。

这年春天，麦苗开始拔节了，犟叔到自家地里看看麦苗的长势如何，远远地看见有个人正在他的麦地里走，这可把他气坏了，老远就冲着那人喊："快停下！快停下！"



那人听到喊声，站在原地没动。犟叔走近了，才发现是本村的老田头。原来老田头也是到自家地里查看苗情的，抄近路，进了犟叔的麦地。

这事一般人都不会在意，麦地被踩几下也不打紧，可老田头遇到的偏偏是犟叔。老田头了解犟叔的脾气，一见面连声道歉，问犟叔能不能让他过去算了，可犟叔坚决不同意，老田头想原路返回，犟叔仍然不肯。

僵持之下，老田头说："你说个数，我赔偿你损失总成吧。"

听老田头这么一说，犟叔一下子火了："你有钱是吧？有钱你让踩死的麦苗再活过来呀，这是你伤我的庄稼的事，根本就不是钱的事！"

老田头这下也急了："我朝前走不行，向后退也不行，难道让我飞过去不成？"

犟叔说："别说那些无用的，你只要想出什么法子，不踩我的麦田，就能走，否则没门！"

老田头苦思冥想了好一阵子，突然灵机一动，对犟叔说："你刚才说的话当真？"

犟叔气哼哼地说："当真！"

"不反悔？"

"不反悔！"

"那好！"老田头笑着说，"你把我从你的地里背出去成吗？"

犟叔认真地想了想说："成！"

（发稿编辑：朱　虹）

# 非常艳遇

孙国彦




东子通过朋友介绍，以低廉的价格买了辆八成新的奔驰。由于车主急于换车，东子只花了六成的钱，平白捡个大便宜，他自然心花怒放，整天开着车招摇过市。

这天，东子开着爱车去泡吧。他刚停好车，一个气质美女就迎了上来，两眼放光地盯着他的车看。东子心里这个美就别提了。

“你好，帅哥！”美女主动搭讪，那声音，嗲得东子心里直痒痒。东子潇洒地关上车门，抱起手臂倚着车身，故作矜持地看着美女。

美女甜甜地一笑说：“帅哥，你的车真漂亮！不介意的话，能让我上去看看吗？”东子听了正中下怀，于是很绅士地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做了个“请”的手势。

美女上了车，东子转到驾驶室那边也上了车。“哎呀，你这个水晶挂饰真漂亮！”美女赞叹着，又嗲声嗲气地说，“帅哥，不介意的话，能把它卖给我吗？”

东子心怀鬼胎，大方地说：“只送不卖。美女要是喜欢，拿去就是。”

“谢谢，谢谢帅哥！”美女一个劲儿地道谢。东子见时机差不多了，就试探说：“美女，我载你一程？”

“谢谢，不麻烦你了！”美女说着拿出手机打起了电话，“老公，你快过来，我在酒吧门口。”

东子吓了一跳，惊愕地看着美女，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不一会儿，一辆崭新的兰博基尼开过来，在奔驰前画了个漂亮的圆弧，稳稳地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小伙子。美女冲那小伙子兴奋地嚷道：“老公啊，你说巧不巧，我竟然遇上了你刚转卖的车！人家可真不错，答应把那串开过光的挂饰还给咱们呢！”

（发稿编辑：赵嫒佳）





# 说出你的愿望

■ 任万杰

老张、老王、老李三人出了车祸，都死了。因为三个人平时为人都还不错，在进入天界前，引导三人的天神说今天正好是天界建成一万年，他们中了特等奖，可以满足每个人一个愿望，问他们谁先说。

老张立刻站了出来，说：“我生前是城管，就希望我们城管受人尊重，我死后可以鲜花掌声不断。”天神点了点头，让老张看后面的镜子。



通过镜子，老张就看到在自己的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他们哭成一团，手捧着鲜花，放在遗体旁。接着，县长亲自出面，宣读老张生前的事迹，并多次被掌声打断。

接下来，天神问老王有什么愿望。老王说：“我生前是个小官，一直没有升上去，我希望自己死后，升官的愿望可以实现。”天神同样指了指后面的镜子。

镜子里，在老王的单位门前，停了几辆轿车，车上下来一些人，走在前面的一个竟然是市组织部部长。此时，老王的顶头上司吴局长匆忙迎了出来，把一行人领到会客室。就听组织部部长问老王在哪里，吴局长忙说老王在外面旅游。组织部部长听完点了点头，拿出一个文件，宣布道：吴局长因为年纪大了，明天到政协报到，局长职务由老王担任。

实现了老张和老王的愿望，天神看了看一旁的老李，问道：“你的愿望是什么？”老张和老王看老李一副农民打扮，不禁有些鄙视，都觉得他说不出啥高明的愿望。

此时，老李笑呵呵地说道：“我没有他们那么复杂，对名利没啥要求，我的愿望就是车祸发生前，我已经下车了。”

（发稿编辑：刘雁君）





# 你要当心

■ 鹰翔狼啸

这两天，城建局的马局长寝食难安，起因是楼盘开发商胡总被捕了，他盖的一栋楼房是豆腐渣工程，坍塌了。在过去，马局长可没少在胡总手里拿好处，万一姓胡的口风不严，足够马局长喝一壶了。

好在马局长还有个习惯，别人给他送的礼，他都会记录下来。他把胡总这些年送的礼全额如数退还给了胡总的夫人，这样还不放心，后来他又找了一天，带着重礼去探望胡夫人。

胡夫人说："马局长真是有心了，我上次去探监的时候和我家那口子说了，老胡说只要别人对得起他，他就不会乱说话。但是他说还有一件事，让你要当心。"

马局长忙问："当心什么？"

胡夫人摇摇头说："他刚说到这里，探监的时间就到了，没有说完，下次我再替你问吧。"

马局长回到家，越发心神不宁，这姓胡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努力回想，才想起有次酒宴上，胡总送过一份大礼，只是那回他醉得厉害，事后忘了记上这一笔，如今他想破头，也记不起那究竟是怎样的礼物。

马局长如坐针毡，胡总显然是认为他在昧着良心装傻，可他是真想不起来了。"你要当心"这几个字如同千斤重锤，压得马局长喘不过气来，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躺在家里养病。

可偏偏老天还跟马局长过不去，这些天来一直阴雨不断，马局长的豪华小洋楼经不起雨水的侵蚀，最后竟轰然倒塌。

墙壁砸下来的那一刻，马局长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原来胡总要我担心的是这个啊……"

（发稿编辑：赵嫒佳）





# 再开一瓶

■飞　鹰

李斌平日贪杯，为此，他老婆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只要再闻到身上有酒味儿，就让他自己过吧。

李斌忌惮老婆，在家里极力克制，不让酒虫爬出来，可是在单位，有些事就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这不，单位集体会餐，他又喝高了。



回家路上，冷风一吹，李斌突然想到了老婆的警告，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让老婆闻到酒气，可如何是好？

李斌见路边有个私人诊所，灵机一动，要值班医生给他的头进行酒精消毒并包扎。值班医生好奇地问："你的头没有外伤，干吗要包扎呢？"李斌说："这你不用管，你尽管按我说的做就行，一分钱不会少给你。"

医生也不再多问，按照处理外伤的流程给李斌的头包扎好。李斌付了医药费后，还不忘让医生在纱布外面又多涂抹了些酒精。

李斌回到家，妻子见他头上包裹着纱布，脸都吓白了，心疼地问他："你这是怎么搞的？"

李斌装出痛苦的样子说："下班路上撞电线杆子上了。我的头好痛，要赶紧睡觉。"说完，他拉过被子，倒头便睡。

妻子关切地问："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了没？"这时，李斌酒后反劲，头晕晕的，哪有心思回答妻子。

妻子见李斌不吭声，以为是头昏，一连催问了好几遍："你还要吃药吧？医生到底给你开药了没？开没开啊？"

李斌被妻子给摇醒了，迷瞪地做了个举杯的手势，大着舌头说："开！再开一瓶！我全干了，你随意！"

（发稿编辑：刘雁君）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



ISSN 0257-0238



CN31－1127/I
国内代号：4－225
国外代号：M156
零售价：4.00元



每月8日出版


故事会文摘
gsh-wz